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川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三

序

贈中石呂君沐致序

中石子以正學古道起家為翰林院庶吉士歷諫垣  
 宮僚國師通叅凡歷二十有餘年始官南京太僕寺  
 少卿方時士風頹靡世習日庫以下衆方冀公入秉  
 鈞衡幹旋拯救俾日升于大猷以副我 主上仄席  
 憂勤之思乃比偶失平弗良於履自以義命所安不  
 謀妻子連上書 闕下丐骸骨事下吏部吏部議  
 曰某臣某歷官清貴學道愛身恬淡寡營固其素志





今引病乞休詞旨懇至諒非得已宜遂其情使致其事以歸 天子重違部議報曰可七月報至署卽戒僕具鄉茶北向稽顙稱謝已乃治任告行於是諸門人學子群數十人蚤夜奔走喁喁相唁曰吾小子將曷師而述焉則或咎部議之決曰今時巨勞誼闕營私者衆元氣舛盭積爲蓄青而又北有羯虜南有倭夷西有麻陽之役海內嗷嗷然無樂生好義之心世罔知攸訖如先生者迺不力挽以遺 陛下而遽使之釋位以重 聖天子之憂其若之何爭以告柏泉胡子胡子曰夫夫之言是矣然而未廣也且吾子必



胡子胡子曰夫夫之言是矣然而未廣也且吾子必

以秉圭儋爵綰緇垂紳盤旋踟躕卑卑而趨於堦陛  
之前印眉盛氣踞坐於室堂之上出入揚揚傳呼於  
道途衢路以驚愚俗而後以爲用耶古者學士齒壯  
行成而仕於朝則爲公卿大夫士其夙夜論思謨  
訓浚明亮采總其大都要於知人安民而已至老且  
病雖致其事而歸然其國人子弟與四方之士大夫  
有事其國者則莫不相率諮諏憲乞私而淑焉故進  
則其國安以治退則其俗懿以媿夫懿以媿固所以  
基安而治也跡雖不同而道實相濟故水火睽而相  
用緇素別而成章商顏之耆力於平勃桐江之石有



光臺閣白賁朱紱鈞應時義胃與不胃皆愛葉公故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於同心而已矣  
故同心之義莫大知人安民是之不同或事面謾卽  
雖臣鄰疑弼密勿近切終日都俞頌贊於一堂之間  
亦奚啻億千萬里之遠耶且諸君子不見公之先曰  
伯恭氏乎彼其文章行誼赫然一代晚雖不幸而卑  
卧疾嫠野而其任重道遠之意愛君憂國之心迄不  
少衰所與交盡一世大賢君子至達於家政纖悉委  
曲皆可爲後世法風采重於朝廷聲稱浹於江海譽  
命流於宇宙至今與考亭朱子南軒張子並驅競爽

學者莫得而軒輕焉然則先生今日之志蓋亦大



命流於宇宙至今與考亭朱子南軒張子並驅競爽  
學者莫得而軒輊焉然則先生今日之退蓋古士大  
夫請老之誼而又以克承先烈卽所表見異世同軌  
其禪于世道多矣雖謂之進可也矧諸君子與有天  
下國家之責他日出爲世用惟無忘知人安民之意  
以究公之施卽無須自公躬矣於是諸君子翕然謂  
余爲知言則使次第其語贈先生行李

送金學諭致政序

余比居間諸君子時過語議然議不及他獨及人材  
風俗相與追數國初以來至今風俗人材要無慮  
三變洪武中所徵用藩國郡邑師儒率皆佚遺阨閔



清脩之士彼其教行而道立雖弗若前世隆古之盛  
然要之朴質畏慎無媿其時所稱師若弟子正統而  
後稍陵夷已乃增置憲臣督帥至成化弘治極矣當  
是時教行而俗厚校庠膠序之內弦誦洋洋燈火相  
映真有若三千七十之衆是何其隆盛昌熾也正德  
來闡廝佞幸蔽主盜權黷貨行私濁亂海內其時  
參用匪人故士風日靡而不張浸淫至今蓋不可言  
矣海內所稱師儒至以相詬病使夫論世好古之士  
喟然於告朔餼羊之感豈盛衰存乎其人抑亦其勢  
也與然余每見來安士人若王子楊子諸君則往往



也與然余每見來安士人若王子揚子諸君則往往

稱金先生謂金先生自穎學訓導來主教時時慨然  
先進諸君子之風猷行業募効而追師之以轉教諸  
弟子治躬束行使不徒諷誦趣時等語諸生有貧不  
能婚媾喪葬者輒分俸貸之至或不能歸率弛責積  
數年如初至時無改諸生人人自以父師我也喁喁  
感頌至不容聲項之進周府教授先生年雖及然  
有精力能拜起饋啖可以仕先生顧謂人當知止足  
矧內外子姓若諸孫當督教焉能以衰年暮齒奔走  
數百千里外干斗斛養僮奴耶於是納文書縣中徑  
歸此又不可以厲鍾鳴漏罄勞勞不已者耶諸文學



弟子來請余贈言余將以風世之人乃不辭而言之  
嗟乎金先生今俗習媮窳陋惡澆浮侈靡敝甚矣是  
以心術壞而百事盡小雅廢而四夷侵邪沴熾而无  
氣斲如人病癰腫踈盤漸至膏肓矣此豈非吾黨鄉  
士大夫之責耶古大夫出而師長乎人歸則教其里  
閭黨塾使其國人子弟蚤作夜歸不見異物相與習  
爲忠信孝弟之行故其沒也鄉之人祀之於社以禮  
而報之蓋其盛也先生旣敦行誼雅重於鄉則必帥  
鄉之人共脩古先進之行一障今時之狂瀾不獨以  
教子姓諸孫子而已也詩有之曰雖無老成人尚古

典刑余蓋厚望先生云爾



教子姓諸孫子而已也詩有之曰雖無老成人尚

典刑余蓋厚望先生云爾

贈鄉耆姚誠齋居士叙

人言之曰今天下道喪民習蓋靡靡陋且媮矣故世  
鮮令德長者以余所聞姚君行事殆不然哉膳士張  
汝翼陳愈平曰吾里有姚居士者其爲人也敦樸隱  
厚木訥於言辭質任自然靡事緣飾與人交初若落  
落久而可仰世所云惡言醜詈未嘗一出諸口卽御  
其子弟僮僕厮圉奚湏煦煦然如恐傷之有犯弗校  
豐於貲而不侈厚其積而克散撫其從子若孫與其  
嫠婦恤而能任恩禮有加焉故比者吾學諸博士與



郡大夫延之者席俾與賓禮通國之士咸謂非阿此  
其人可使碌碌弗著稱哉他日讀漢書愛其時距古  
未逖故多寬厚善人至不可勝數然竅愛兩人若西  
京石奮之醇謹卽子孫有過不誚讓輒爲優坐對案  
弗食俟其相責或因長老請謝乃已弘農劉文饒之  
寬厚嘗因坐客則遣蒼頭市酒乃迂久大醉而還客  
不堪之詬曰畜產寬碩恐以爲辱欲死遣人偵視嗟  
乎嗟乎積斯表帥風俗曷其弗敦且媿哉故充姚君  
之行加以無倦卽兩賢何讓焉世率謂古今人不相  
及不惟自誤且以誤人故言不可不慎也昔鄭當時

之事漢武每朝諸侯輒言天下長者風動當寺主意



友不惟自誤且以誤人故言不可不慎也昔鄭當時  
之事漢武每朝諸侯輒言天下長者風動當時其意  
甚美故世稱推轂人士今聞至今余退居里閭雖未  
卽列位於朝然竊伏每惟善善賢賢之義興起末俗  
以廢幾乎前古故亦不欲使之子之無聞焉

贈姜勲府伴讀序

傳有之人生而蒙長而無師友教之則愚久矣夫教  
之爲重甚易知而明也然古之教主於躬行而不廢  
誦讀今之教主於誦讀而不必見之行事此古之人  
之所以不可跂及而今之人之弗古若也蓋嘗私竊  
嘆焉今上之公孤尊寵之臣所以教於天子若元



子者則有若師保詹傅之官講讀贊諭之臣其次則  
藩國宗正之屬所以教於王若世子者則有若教  
授紀善之官又其教於國學若郡邑膠序則有若祭  
酒六館之臣與諸教授而下至教於鄉井閭巷之間  
大都名教讀而諸勲戚世胄所得聘以爲師者則亦  
曰教讀教讀云顧今世士慕尊盛而厭卑微貪聲燄  
而疾寒素徃徃以茲名爲耻而世亦以此相詬病而  
莫之貴則亦習耳之過矣夫教讀也者固講讀傅師  
之別名也卽其名稱揆其勢分則誠有堂徑霄壤之  
殊隔矣庸詎知名雖異而理則同勢雖殊而道則一

明於道而晰於理要厥實而稱厥名者得不端端然



殊隔矣庸詎知名雖異而理則同勢雖殊而道則一

明於道而晰於理要厥實而稱厥名者得不惴惴然  
以爲已事責而思所以自獻而自致耶矧夫教讀之  
事易脩而師保之道難副蓋其勢分之相懸性習之  
相遠投抵之有間佛肩之惟難加或雷霆斧鉞時出  
而嘗試之此有撻之真不啻逆驪龍之鱗而挽之額  
彼於勲裔教之不行讀之弗率則卷而懷之去已爾  
亦曷能有加故教讀之事易易矣夫古者君師之教  
教以人倫而已而人倫之大則莫大於君臣父子之  
際故父子土恩而酌恩莫先於世德君臣主敬而致  
敬莫大於樹勛方今北虜數寇倭奴內侵所徵狼土



川廣諸甲士率因標掠患未卽弭 聖天子比在  
法宮拊髀頰足愾然憤嘆謂臣下情命急須將帥封  
疆之臣早見戡定此其勤民亦良苦切矣彼爲人臣  
子是奚但擐甲枕戈暴露筋骨以先戎行而已姜子  
之徃教也謂宜急此况其先人襄戡開濟之勲藏諸  
金匱副在有司炳如星日赫焉未泯故夫率乃祖之  
攸行所以酬恩致敬其道無以踰此者姜子勉乎哉  
姜子重厚而儼恪敏給而周慎能世其先美以孝友  
于其家此有其具矣苟責之塞亦何羨于彼之赫赫  
者邶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蓋此之謂也



者邶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蓋此之謂也

贈可悅戚子序

士有隔千里而相求曠百世而相感亦有比屋接棟  
同井共閭歲時覲見而不相知往來者世如此不  
知其幾也孔子大聖人也自七十二子之外當時它  
邦異國之人孰不知有魯孔氏者而其西鄰之人見  
謂爲東家丘而已甚有毀之於朝伐之於道路名其  
爲謫爲佞擯而斥之者此曷以解焉豈不以私累之  
橫亘天真之盡戕惡直醜正不欲人之形其謬惡垢  
陋耶何其與人殊情也繇魯衰而後衰慝熾而賢聖  
隱夷狄熾而中國衰人欲肆而天理滅更戰國暴秦



之亂宜其盡爲禽獸鬼域而天下之誦法孔子者項  
相望踵相續此又曷故也蓋天地貞明中正之體無  
時可熄雖其瀕洞渾淆撼撓撞激之餘而其無聲與  
臭非形與色之本真實未嘗不貫注通徹乎宇宙人  
物之身此碩果之所以不食而蒸民之所爲詠也矧  
可悅戚子乃固漸炙薰陶之素耶蓋自南玄都諫之  
存三十年間所與交皆海內碩儒名士書命之往來  
軒蓋贊介之交際揖讓登降周旋唯諾坐起跪拜之  
儀節度數蓋莫非孔氏之所講述可悅之習於耳目  
見聞也稔且熟矣而今不遠千里奔走闕庭必正

其名稱殆若遐陬絕壤孤生白屋之士占籍係貫擢



見聞也稔且熟矣而今不遠千里奔走

闕庭必正

其名稱殆若遐陬絕壤孤生白屋之士占籍係貫耀  
以爲榮者余竊惑焉雖然可悅之心要亦可言也今  
天下之人之市田宅彼其約質劑券非不畫然明且  
核也然必詣官寺乞符璽楮而鈐其方名歲數者蓋  
其以爲徵也故曰下馬者雖喜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也可悅之意得徵出於是耶繼自今海內之  
人將徵禮於可悅之身矣夫禮非特書命交際揖讓  
登降周旋唯諾坐起跪拜之儀節度數而已也孔子  
之門蓋言之大武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禮儀  
二百威儀三千此其大凡也而其要歸於尊德性而



胡莊  
道問學以爲方員  
君子所以講於諸碩儒名士而折衷是正於朱陸異  
同之際以求會通於知行心跡理事人我之間而倦  
倦焉以終身者余抑安能替片語於當涸有之末耶  
可悅懋諸不然是則所云儒名而墨行殆將爲楊子  
雲韓昌黎之所麾矣而况其不爲子雲昌黎者哉於  
戲可悅其尚懋諸

贈堪輿趙子序

天道果不可必矣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地道其果可必矣乎鈞是山川生入萬

態鈞是兆域天壽賢不肖頓殊然則將曷取必哉取



家必有餘殃地道其果可必矣乎鈞是山川生入萬  
態鈞是兆域天壽賢不肖頓殊然則將曷取必哉取  
必於吾聖人之言而止爾易大傳曰乾以君之坤以  
藏之又曰帝出乎震而致役乎坤解者曰以主宰而  
言謂之帝以長令而言謂之君斯蓋主臣令恭之義  
夫婦倡應之旨也故天得以君役乎地地可以君且  
役乎天也與哉人能充無戕賊忮害之心親賢廣愛  
事依於仁則積陽之極與天同德卽百神萬若千示  
億鬼且將嚴憚欽崇愛慕啓翼子孫其昌弗替日引  
悠悠蒼天實司之矣地焉有距違哉他日常愛嚴君  
平之賣卜蜀肆其與人子言依於孝臣言依忠婦言



依順他率各以其分之所當開譬引喻使人囿於其術而歸之道可不謂仁哉故操術不可不審也余家世農繇曾大父至余父皆易質慤愿敦樸馴良鄉黨競稱長厚而先妣又極令善余不敢私乃妣氏之殯父不克塋余竊皇皇會婺人趙子來自金陵相見莫逆自言善相地不希謝金惟報知己乃徒以從周覽累日靡有當君意者已而偶息近地睇眄豐山謂當有地可藏起而步之步至鳳凰山麓以爲息壤勸余購求會余感夢兆又幸其人方欲出售一夕而成厥負隆然厥水悠然厥左右面勢皆有拱揖環向之意

然說者以爲余先世泊父若母行靡戾天殆若天授



負隆然厥水悠然厥左右面勢皆有拱揖環向之意  
然說者以爲余先世泊父若母行靡矣天殆若天拔  
然天匪人弗成人於天實相余安敢蓋趙子哉趙子  
行方而性僻所知多忤然獨契余爲盡力不謂之天  
不可也其歸也贈以是言兼載家乘將與趙子取必  
於吾大聖人之言以漸牖流俗且俾吾弱子蒙孫並  
知所自庶敬於事天云爾

奉賀天卿東野郭公奏績序

日者上召前冢宰嚴公入贊機務念莫可代者而  
是時東野公宅憂尚未闋上特詔起懸以竢蓋  
特恩殊眷也公感上知遇不敢辭而又不敢卽上



道必踰禫期然後發蓋公之於奉君命殫子職其

謹于禮如此維茲十月二十有八日尚書滿三年當

奏績上覽之嘉甚若曰吾股肱臣其勞於銓事久

矣即日親操筆加授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俾就位

于是少宰介川毛公暨列署諸大夫士詣余謂公三

載考績雖較與人同而起自服中懸缺以竢視事且

輒授宮保崇秩恩禮濺渥則寔與人殊屬余詞而

贈之余固雅被知教陶植久則安敢以不文辭蓋他

日讀易至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

尚于中行以謂世所謂大臣當若是歎難其人乃見

公才器局度殆寔斯其人也何者余間侍教公猪公



尚于中行以謂世所謂大臣當若是歎難其人乃見  
公才器局度殆寔斯其人也何者余間侍教公睹公  
量宇恢宏議論博大將海內人倫士族兼容泛愛卽  
無論流品資貫皆欲全成而造就之俾無失所其廣  
大殆同天覆矣至其人或犯忌諱而害箴傲卽雖柄  
人要吏屏之弗越乎崇朝無所還顧是奚啻憑河乃  
若荒遐确瘠之壤孤子寒畯之士念未嘗忘每思得  
人以理而銓判注擬之際于南北地理風氣尤眷眷  
焉而夫舊故鄉曲媻媪親昵未聞輒宣齒頰有所徇  
睽豈不誠內徃外順中行交泰之君子哉今天子  
聰明神聖負裁成輔相之材適當泰運而陂平徃復



古華肅公集卷之三  
之義忠愛者蓋竊耿耿焉然 帝天之命主于民斯  
民之命懸於吏而吏之臧否賢不肖繫于風故風之  
時義大矣而其道尤貴于積 皇上所以增秩加勞  
仍弗卽爰立相留公銓部意者務貴積耶抑有待而  
然耶故學積則衆可聖真積則凡可仙治積化淳則  
祚可祈而求其爲道較然一也余感公茅拔如連之  
誼念切以疇離祉而君子之道日長俾讒殄嚙否弗  
得竊行其間卽古所稱禹夔契稷尹說奭旦寧得獨  
耀編簡哉余與諸大夫士何幸得爲君子徒也

贈山泉高子考績序

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太上惟公其次惟哲其次通而



贈山泉高子考績序

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太上惟公其次惟哲其次通而弗窒是三者恒相湏而相用故能以有成也是故闕一則病闕二則廢三者具闕則橫潰四出而大亂之道矣蓋嘗覽鏡古今天下之事其治與否靡不視斯而齟法爲甚前古弗論論其近者我明之興兩都並建九邊連峙將吏士馬無慮百萬彼其奉養饋雖或倚於屯田歲租之入然加以蓄變因之頽弛恒額漸虧經費往往告竭自項數十年間大都仰資羨鹺之金錢矣海內都轉運使司六提舉司二然皆莫如兩淮之多且侈故國家鹽筴之利諸司財什三



四而淮蓋什七八云往時主者率匪其人漫不復省  
 至或因緣為姦利間有知樹立者又每斷斷齷齪拘  
 牽畏忌甚乃疾視其人取一切蓋鹽未出場而尅期  
 令輸羨金矣商須既鮮賞離又弗即售不勝煩苛往  
 往半賈售人或倍稱以取盈負負轉甚即茂是斯二  
 者又弗能照察情隱剗除姦蠹利源弊孔旁漏橫出  
 等非善計比歲乙巳高子山泉來自鄴郡雅稱明練  
 又復峻整矢心秉節毫忽弗私則有其公洞察人艱  
 曉暢吏隱坐平市賈動體商情則有其哲歲例輸  
 京或時弗繼截長續短多方經營不拘小文每濟大

事官商兩利情法靡愆則有其通具斯衆美俞越三



京或時弗繼截長續短多方經營不拘小文每濟大  
事官商兩利情法靡愆則有其通具斯衆美逾越三  
碁頌整洋洋浹於江淮海泗之間竈賈戴德尸祝爲  
期嗟乎嗟乎世所云儒家輒耻言利斯亦徇名之過  
矣夫古今大儒莫先仲尼至其傳易語學亦曰理財  
繫矩故厚生列於三事食貨首乎八政蓋自虞周以  
來莫之能違矣今 天子聖明神武光揚 祖烈將  
鞭撻四夷却胡河外一切用度仰給戶曹當此三空  
之時詎能鬼運愚以山泉精明沈敏無謝劉士安邇  
屬奏功赴 闕必有識者請 上賜金增秩勞以  
璽書授之憲節使得顓制江淮財用僻署僚屬如晏



胡世宗公集卷三十一  
故事寧其侵商內末賢於損民自戕多矣山泉素志  
天下國家事者豈能遽作比山之歎如昔人執行矣  
公卿功業可建余是以祝望之也

陳蘭汀 恩封三代序

胡子曰始余讀易至積善必慶諸語以爲允也諒乎  
已乃不能無疑久則要歸於諒不復疑將古人所稱  
名天其固有定與否者非耶往蘭汀陳公以春秋名  
家舉進士知秦州吏部知我始至我會歲大饑人相  
食公夙夜發倉賑贍誘民勸分已又大疫民病不能  
徙公量地遠適築場擇民謹裕爲長貳使爲糜以食  
之時癘氣大甚或勸稀出勿邇公曰百姓吾子世有



徙公量地遠適築場擇民謹裕爲長貳使爲廩以食  
之時癘氣大甚或勸糶出勿邇公曰百姓吾子世有  
父子相棄理哉勅醫給藥日出覲視無少懈所全活  
甚衆初賑廩竭勸分且窮新穀又弗嗣公憂之乃竊  
蘇長公歲饑興役遺意行之故事滁陽大柳兩驛歲  
省其馬驢夫稍食爲鋪陳積十歲當更製公請當道  
報可卽躬閱實視舊可者仍貫汙者與新缺者與補  
諸不任者散給貧民孤獨以是得羨金數百會屆  
朔期小吏乘間叩頭言前守率留斯贏爲入 覲費  
惟公裁公厲色叱之至欲撻其人曰今民得一金則  
不死吾利此數百金是吾斃數百人矣而誰與償之



故餘金盡以賑民無所私它如興學禮士平賦明刑  
諸善政疊疊蓋更僕不能數當是時四人同聲譽之  
然未睹其所自致也既公遷南刑部員外郎將行出  
示其邑里翁大夫晏所爲其祖訥齋先生狀暨襄陽  
王子從善撰其考先大夫希䟽先生傳讀之各不下  
數千言大都孝友質直忠篤謹信輕財寡積不媿于  
古聞人故家不甚饒而訥齋君又能歸遺金卻薦辟  
希䟽之教襄陽之士要於明倫檢身爲極則時時稱  
汲直裴度之爲人以厲子若孫乃知積慶貽謀其所  
由來者遠矣語曰簷溜不忒弓子不治豈不信然哉

丁亥之夏蘭汀公被誣坐考報至滁士民大用駭愕



由來者遠矣語曰簷溜不忒子子不治豈不信然

丁亥之夏蘭汀公被誣坐考報至滁士民大用駭愕  
求其故不得未幾天官卿廉知其枉以台判超遷程  
番太守尋拜貴臬再參大筵藩政甚慎功能有聲當  
世值 皇帝加上 天地列祖尊稱推封三世祖禰  
公孫後先繼美存亡幽顯一時焜耀蓋古欲得而不  
能君子爲悅而莫之必者寔無不獲豈非儒者之極  
榮報食之恒理哉蓋至是而後所云天者爲始定而  
仲尼之訓亦信而有徵矣又余觀蘭汀公之位益尊  
而心愈益慎不啻如曩時乃陳氏之福蓋駸駸未艾  
矣余故表陳氏以爲人之先之爲其後之作法者勸



焉

賀古松陵公平寇序

古之人臣所以藩衛王室又安天下必有超然遠覽  
同心共濟之人相與維持夾輔若周之召畢共奮東  
郊宋之韓范二賢協理西夏然後功烈可得而成而  
非可以倖而致也我 聖天子臨御皇極四十又一  
年道格 上玄萬方寧謐內外臣工百執事成奮忠  
勤熙帝之載頗無四征遠討徃歲雖倭奴犯順然旋  
卽驅戮戮殪頃者嶺醜張璉等憑恃險遠倡亂作孽  
悖逆天道戕殺元元至妄稱年置吏震驚遠邇熒惑

視聽論者蓋咸憂之而莫有定見不惑毅然直任其



悖逆天道戕殺元元至妄稱年置吏震驚遠邇熒惑

視聽論者蓋咸憂之而莫有定見不惑毅然直任其事者夫不有明炳之識則無以爲善後之圖不有強毅之力則靡以摧難奪之氣斯二者兵家之要務也而公具兼有之故成功若斯之速而烈雖以余之不毅亦得賴以藉手報命免於罪戾而竊被褒賞此豈可倖而致哉何者方盜賊之鴟張虎踞鳴樹負嶠支黨鈎連相挺而動者壘如星列爲方且教于里使其豕突豨奔狙擊猱攫東出西逸所在響應則胡以支柱此誰不私竊憂恐也而公談咲道之策其勢必不合比諸哨道各各未集離離然逸邏道路電日衰



減也賊率其所部盛攻具攻漳郡列城截餉舸斷援  
兵羽翼翩翩四動游談私議者又誰不駭且怵也公  
爲晏然丞督進逼而與余輩私計其成敗終始主持  
益力此於中立之斷奚讓焉余他日讀書常愛誦昔  
賢持議謂謀天下之事在智而成天下之事在膽竊  
自追數古今人材徃徃鮮能兼之如陳戶牖之智有  
餘然難不撓絳侯木強朴重而缺鑿識若茲侶蓋不  
可勝述此仲尼所歎於才難如此傳稱燕趙之士沉  
鷲多材伎如先生不其多材中傑出者耶自是入掌  
中臺出督諸鎮弛張闔闢時而措之蓋無竢考卜試

譽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亦何周召畢宋范韓之不可



中書堂出督諸鎮弛張闔闢時而措之蓋無俟考卜試

譽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亦何周召畢宋范韓之不可  
災及耶詩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此之謂也  
敢以此贈先生行李

椒令藻泉凌君修學序

余他日讀書至孟子言上無禮下無學則賊民興而  
喪無日常疑其言也大過後讀前史綜覽往事見叔  
季衰裔之世所以禍敗亂亡雖不必皆出一道然率  
棄蔑典禮慢忽學校使青衿弟子文學博士掌教之  
徒越在城闕弦誦詠歌饗射讀法道藝之區鞠爲蔬  
壤甚乃禁其挾冊迫令卷堂又甚則厭抑屈絀使不



為世柄用蓋弗嘗倚席不講而已此豈盛明休昌之  
代之所具有者哉我明稽古篤崇斯事學校之設  
徧宇內師儒之官幾萬人已復董之憲使重之  
書具載令甲首先六事百八十年來流穉彬彬盛  
矣乃至近世者頌闕於躬先庶衆沿而弗奮上下垢  
敝外內北周以期會為劇要以逢迎為靖恭視膠序  
興廢禮器有無俗教媿惡等之糞土弗屬耳目使聖  
化闕遏抑塞弗光弗宣至時勤詔旨督過志士為  
之歎嗟視學者或間數歲始一至至即請大府集諸  
生方數百里合數千人比而校之疾驅去其甚則襲

故牘采浮譽設陰識綜閱其節畧寄耳目於眊師俗



生方數百里合數千人比而校之疾驅去其甚則襲  
故牘采浮譽設陰識綜閱其節畧寄耳目於眊師俗  
吏爲世儒之所姍咲往往有之波流風靡而有良令  
尹超然加意學事如藻泉君者不見禮重嘉予於諸  
公要無是非之心矣矧全椒古名邑由漢而來著稱  
載籍爛可睹而學舍聖宮至頽圯敝壞不稱瞻仰士  
來無所游息至名宦鄉賢兩祠國家所以風厲海  
內興起斯人意至篤厚也乃徒具祠額而無生殆不  
可解矣君以是慨然六月冒暑由泗渡淮具以其事  
白諸御史大夫洎督學臺使請以身任鳩工庀財而  
一新之又與鄉先生搜稽評隲得古今宦哲名士數



十人爲主以祀盛樂而落之暇則考鼓升堂與諸茂  
異講論道藝揚摧經史當是時南譙百里之間洋洋  
然縉紳學士之徒咸來觀聽嘖嘖稱賞曰甚盛甚盛  
此豈可不謂之無待文王而興者哉宜諸公之誇詡  
頌贊使者至相望道路無已也故繼自今譽命上升  
徵爲御史督學二京槩燹天下使 聖朝永有崇獎  
庠序隆禮篤學之譽於後世賊民敝士莫容其間而  
要 國社於泰山磐石之固以收真儒之效則豈非  
君侯之能事而余小子之至願哉傳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又曰唯禮可以爲國其斯之

謂也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又曰唯禮可以爲國其斯之

謂也

贈來安魏令築城序

余他日讀齊魯論見孔子答其門人顓孫氏所爲  
從政五美而以勞而不怨爲次二以爲士君子之於  
政苟爲擇其可勞而勞之焉宜其寡怨要無足異而  
難者然古之惠人之吏則莫如鄭公孫僑氏彼其取  
民衣冠而赅之與其田疇而伍之則亦民生服用耕  
農所自爲生之事未至若輸筋力操畚插胠手足程  
土物築城鑿池若斯之勞之甚也而鄭國之人其怨  
且謠固已若彼乃今來安之人安於魏侯之役有若



其飲美服務於先之欣欣然不爲詭咀愁嘆之聲不見頰蹙厭苦之色則固已可異矣矧其壤地比接揚潤淮泗諸孔道輪蹄軒蓋擔橐之來真若流水無休已時民蓋已久疲於力宜易生怨而侯之肇茲役又在其甫臨初蒞之日未埃乎政成民和之若于今也而其趨事若此豈不爲尤難哉蓋侯始入境卽捐其邑尉所致途貲餉直餘三十金付陶人使其埏埴以豫其先聲美意固已動人而又爲民多方約縮躬先節儉宣布其精心赤意而營之有序至其料丁壯以誅茅蒞人纔數十束勸士以先氓隸一隨力所任人

有入詞交訟者令挾數篲而始聽之其諸官木之



誅茅蒺人纔數十束勸士以先氓隸一隨力所任人

有入詞交訟者令挾數甓而始聽之其諸官木之可  
材則伐以繼日用取以漸而民不驚積之久而功日  
起故落成之日問卿駐觀察史巡望士大夫東西行  
過其境者皆嘖嘖然稱賞獎嘆以爲偉業而民益歌  
而頌之乃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先  
師不余欺已今世吏之媮者姑自營裨於公作率以  
怨謗藉口至一切坐視其廢沮格而其因緣造作遂  
以侵牟乾沒者宜其召戾而又諉於事之果不可爲  
視魏侯其覩面矣雖然此之無怨未足爲魏侯賀也  
他日島夷熾然或中原之盜且欲作顧彼無城與池



之人與雖有之而或狹且隘弗克庇存而障遮至於  
一旦播奔燔蕪驅鹵屠戮然後嘆魏侯之先識思舊  
令之遺烈念欲尸而祝之固可立而睹矣然此豈魏  
侯之所願有哉顧揆勢察幾有必至此者昔賢有言  
願爲良臣無爲忠臣此亦區區之抱懷也卿大夫士  
人共嘉魏侯之績思以終之而屬余叙嗟乎余言胡  
足以張侯會見憲使之明揚于朝也

贈太平守小陵吳君序

吳大夫之理太平也數月矣臧子可大過余而言曰  
公知太平新守之政乎余曰惟是江南北之眼余又

屏處在野余安能知然乃公平生之大都則亦竊聞



公知太平新守之政乎余曰惟是江南北之眼余又

公知太平新守之政乎余曰惟是江南北之眼余又

屏處在野余安能知然乃公平生之大都則亦竊聞  
之諸大夫士人間矣之人也蓋博聞多識沈毅靜深  
人也以茲其人則其於太平也何有要無埃躡姑執  
之堂陟凌歊之臺親見當塗士女而後知其政矣於  
是戚子忻然喜曰如是業也將獲請於吾子矣則請  
余詞而贈之且余他日又相也其乎可辭夫太平  
天下之首郡而留京之邇翊切輔也始余為禮官  
班朝寺歲聖誕令節大朝賀稱慶必首太平表  
文此非徒侈聽將以告成功而稽厥實也乃今殆異  
故士之靜質而朴雖若弗甚殊往牒所紀然稍趣華



靡至民則侈然喪其淳儉之舊矣歲時燈火報賽之禮是何繁縟過飾若彼也矯而易之以復前始一變至道此非太守二千石之事耶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其機要非賒遠矣且今海內人言富盛也必曰江南江南然詎知太平非吳中匹也至縹其然則不獨侈靡而地率緣江多見浸否又在山希灌溉夫古之良吏行視郡中水泉築爲隄障起水門堤闕以防潦溢因廣沃注厚畜積故仲長子曰魚鱉之堀爲耕稼之塲者此君長所宜注心也是以敬仲相而斥鹵穀鄭白成而秦渭廩此其焯效甚著爲之固有序也茲方

古稱上流重地其在于今蓋倍蓰弗啻矣前代之取



白成而秦渭廩此其焯效甚著爲之固有存也茲方  
古稱上流重地其在于今蓋倍徙弗啻矣前代之取  
建康我祖之克集慶大抵率絕斯津而况比歲江  
渡沸湧萑蒿滋蔓此雖自有主者然張綱虞詡之蹟  
炳然固在也或以今守職蒞民不得與漢刺郡守儼  
愚以古有亂邦而無亂人郡之轄有壯民快後若機  
兵蓋古材官騎士之遺也訓習教練閱實而都肆之  
上可以援池皖下可以挽采石卽江寧尚亦有利此  
其事不容但已矣稽郡之先大夫有若郭公偉之於  
建炎募死士潘金營決姑溪灌敵壘有若劉公光世  
之以偏師卻寇艦三千餘艘非夙爲之備而有其豫



則曷給而取也凡此皆博聞多識沉毅靜深者之所  
優辨故曰吾跡其平生而知太平之易易也竊怪今  
世士論材謂機智辯給爲能官而以鷙健蹈厲爲之  
武此其距古附衆威敵之道懸邈矣夫機智辯給祇  
可以摧財而不可以生財鷙健蹈厲或可以臨變而  
不可以弭變故變始萌而能弭武之善經也財旣匱  
而議推邦之危道也以余所聞小陵高誼故爲誦言  
六爾

熊大夫禱雨獲應序

嘉靖己酉自春三月朔至夏四月望不雨田則龜拆

禾則槁然民大用戚室子咨咨咸憂殍殣太守抑齋



嘉靖己酉自春三月朔至夏四月望不雨田則龜拆

禾則槁然民大用戚室子咨咨咸憂殍殮太守抑齋  
熊公聞之惻然曰余實司牧而使民曠以慮死匪余  
之責而誰責於是澡身浴德齋心慎慮壇於城隍廟  
中爲文以請日再詣居數日弗應已而改禱於城南  
山川之壘詞益加切情益懇越數日不雨如故公爲  
忱愈虔喟然太息曰維茲弗享匪神無靈維余之弗  
虔匪民之肯繫余躬之多矣於是去冕與服屏棄車  
乘身先僚吏師徒暨諸耆庶徒跣暴露控籲於豐山  
之神每行十數步輒拜伏卓上不輟直隰其巔豐山  
距城數里高可數百仞公既不憚勞卽士庶欣然擁



翼萬志畢翕精誠上升靈貺響臻縹緲雲四塞醞釀累  
日大雨如注轟雷走電達曙通宵四境洽沃乃患太  
溢於是博士諸生洎郡中冠帶儒紳之士聞而頌焉  
侈厥德美已而成帙而屬余引諸其首余屏居田里  
耕耨自給旱則首酷今喜曷肖遂不辭而叙之叙曰  
古言天人相與之際甚相邇也不虛哉不虛哉彼謂  
天道遠人道近者豈徒弗知天亦弗知人矣蓋昔周  
宣王之初卽位他未有皇也然能遇災而懼側身脩  
行以先之則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美焉春秋宋大  
水魯使弔之宋公子御說爲之詞曰孤實弗欽天降  
之罰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乃臧孫達聞之曰大夫



水魯使弔之宋公子御說爲之詞曰孤實弗欽天降

之罰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乃臧孫達聞之曰大夫  
也有恤民之心焉是宜爲君夫仍叔臧孫達皆當時  
之所謂賢卿大夫也豈溢美以諛人者故夫同聲之  
應好德之懿夫固其不能自己焉爾矣雖然靈雨輯  
咎嘉生滋至天之所以報乎人也執中致和弭愆殄  
殲人之所以承乎天也古之賢聖令哲身家國天下  
之任者卽無問菑之有無其所爲兢兢業業祇慎寅畏嚴  
恭必敬必欽汲汲於知人安民祈天求命之圖故其  
太和之氣感通充塞淪浹汪濊而萬物胥育以生當  
其時民不見有所謂菑且膏焉卽有之固亦非所患



矣此非君長之所宜用心者乎後世務匪斯急而區區於多襍拯揀之講術哉末矣大夫生多才之鄉躬上哲之質友天下之士厲羔羊之風講堯舜周公之學舊矣故因頌而繼以禱焉詩有之曰揚園之道猗于畝丘故願大夫之察之也

來安武先生從祀鄉賢序

古昔先王之教其科條品式階節梯級所以化成斯民之具甚脩而甚隆然總其大歸要於陶養性情變易質氣以全乎天之所以命人者而無使若禽獸夷狄然以淑禔厥身而義理人物是故士脩於家不見

異物而渝且壞乃上之人則使人書其德行道藝比



狄然以淑禔厥身而義理人物是故士脩於家不見

異物而渝且壞乃上之人則使人書其德行道藝比  
而稽之故問師以月族以時黨以歲州則歲攷其成  
三年而賓興之以漸次士大夫公卿之選上之體國  
下之經野以爲民極次則取其最著者祭之於鄉以  
教其鄉社之子弟幼穉如此卽雖有公侯卿大夫伯  
子男上士中士下士之辨然人無異趣官用殊路未  
若後世流品資格之揉雜懸隔若彼之遠也周德之  
季此意浸壞獨兩漢而庶幾焉自後孝廉察罷中正  
法行教學弛廢已乃置詞賦進士之科士聰睿彊敏  
有材慧智諳雖傑然出於其間然而尚德崇行之意



寢微以滅且或以他岐進矣我明歷鑒往昔追蹤  
前始開基之後所辟署率多賢良方正之士古意猶  
存焉其後諸科報罷盡罔羣才於科著在甲令其遲  
宿顯固濡跡膠庠久受廩餼者亦許貢諸禮部試之  
大廷而叙遷之德意甚盛矣其後沿襲久上之人遂  
律以格例而靳限之而士亦過自菲薄不復自振於  
儔伍遂使世俗之士目爲朴魯遲鈍冷局冗員而莫  
之寵異其生也榮其沒也哀常以屬世之達官貴人  
吁可悲已吾來安武先生生而岐嶷端整惇裕又有  
聲於場屋不遇而貢其分教魏邑董教福山善誘循

循先義後利年力未憊乞骸以歸課子誨人多所成



聲於場屋不遇而貢其分教魏邑董教福山善誘循

循先義後利年力未憊乞骸以歸課子誨人多所成  
造高自表樹不妄交游而尤篤於孝誼睦邨之行故  
考正之日哀吊填門行路傷惻蓋棺之久學博士弟  
子誅其行而告諸縣大夫縣大夫以聞督學使者使  
者亟嘉予之俾造鄉獻之位以與故都憲八石常公  
同堂合食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有味哉其  
言之也今海內文武之士膺仕寄秩胡可以數計身  
死之日卽不爲世之詬忿唾詈貽穢無窮幸矣向安  
得使人俎豆莫獻跪拜俯伏熙美號於無窮耶此孔  
子所以賢夷齊之餓難思憲之貧而嗤齊景季孫陽



虎之富而不道也嗟呼武氏之裔與後賢君子必將重感於斯焉

贈抑齋熊大夫入覲序

粵庚戌春正月維 兩京京尹諸省藩臬若南北兩直隸府州之長各率其屬之長若幕從事朝于帝吾郡熊大夫實行郡諸文學與其弟子被公之教深至思所以華其行李而屬辭於稗史氏松余惟贈言之義舊矣惡可辭夫君之下交於臣臣之上朝乎君曷謂也哉在易大有之三日公用享於天子解者曰享之為言獻也三於卦為悔於臣為外藩九三藩臣

秉剛正之德卓然自拔於流俗之中能自靖恭以成



享之爲言獻也三於卦爲悔於臣爲外藩九三藩臣

秉剛正之德卓然自拔於流俗之中能自靖恭以成  
其信而獻於天子天子亦寵綏嘉尚有以享之若二  
雅所載鹿鳴南山嘉魚湛露諸詠可覆也夫今之守  
若令古公侯伯子男之流也乃吾守之德之懿公方  
而弗徇門無私謁傑特以自信道有行謳下至閭閻  
艱阨之隱必加訊察夫里徵需之細必慎勾檢簿牒  
填委之繁必躬校判而尤拳拳於多士之育是故朔  
望有講四時有試婚媾喪紀楮膏之費時視其贏而  
以周以繼故其威愛均平之譽近自郊關放於畿省  
是不足享於 冊陛之下乎吾聞 今皇帝永言孝



思每惟 列祖神靈功烈是敬是式安知不有舉

先朝故事請令吏部憲臺慎覈以聞 賜享禮部以  
風厲海內百執事之吏如曩時乎憶昔成周之盛其  
君以鹿鳴以下諸詩享其臣臣受享者則歌天保以  
答其福祿壽考乃如山阜岡陵松柏日月至無窮已  
然竟之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此非其報答之至乎今時則大異矣上下交征傾諛  
成俗士競於朝民冒於野弗奪弗饜弗饜弗止質也  
蕩而爲僞德也化而爲慝吁可悲矣善乎董生之言  
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非此其時乎且書有之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夫公方傑特之標享之儀



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非此其時乎且書有之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夫公方傑特之標享之儀也福祿壽考之祝質僞德慝之辨享之物也若夫菽粟絲麻金錢彙結之貢斯臣庶惟正之供齋拭抄末非所以語於享矣公之享於朝也忱比跡前古之懿具列茲今之習勸上與吾相吾宰損益變通同符往昔則進食太官衍衍燕譽退受萬鍾委蛇委蛇且將漸天遠而翔禁苑矣豈不成享乎於是諸君子以余言享公於明倫堂上而為賦彤弓之詩以別

又贈熊大夫入觀序

太守抑齋熊公之知我也慎脩而恭事蚤夜而勤思



法行而人知恩惠流而民毋敢玩公直均乎之譽達  
自下上治之再期以 覲行其僚貳李君泊王君設  
祖席于治之堂酒斗太守作而言曰今 天子神靈  
明聖加意元元綜覈厲精甚盛卽時垂合宮之訪下  
求言之詔俾各矢所聞見禪化聖余將奚而陳也諸  
君子曷以教我二君子謝不敏太守曰毋必有以教  
我二君子謝如前於是告柏泉胡子使代言胡子  
曰久矣余之獲戾於時而竊伏田里也日且明吾農  
以晷吾生余安能與斯謀耶雖然余明農者也知農  
之急則請以爲公告可乎人之言曰三代而上生民  
之命制於天始以其說也太過乃今倏時此事不虛



之急則請以爲公告可乎人之言曰三代而上生民

之命制於天始以其說也太過乃今倏時此事不虛  
哉夫天生斯民使君牧之君畫厥疆使臣領之其道  
要於安之養之而已故虞廷諭后臣之艱曰在知人  
在安民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其上下交相勸教  
其道豈不甚著灼哉嗣是逮今所稱康熙有道之朝  
明盛平登之治大都斯重焉自余覽觀四方所云官  
方吏治異然矣是故恒暘大水或匿弗聞小瑞微祥  
侈而爭頌西北之力竭於徭輸東南之費罄於會歛  
世稱三空校昔弗異然猶幸比歲之登且稔也假而  
諸邊並甲內地多故則將曷以給之此其事甚可慮



也顧今一切又不可卒省愚以爲今豪傑仰承令  
甲加志斯民則莫若及是間暇因民之利而利之是  
故陂塘圩堰之脩溝渠川湫之講桑棗芋蔓之植悉  
發補助督課巡行居之以忠繼之弗怠使成永利不  
復仰命於天有如此日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  
庾坻魚鱉之窟爲耕稼場此君長所宜用心也諒哉  
其次則倡帥勸導脩復義社諸倉如古昔與國初  
之舊兼倣朱晦菴之在崇安與名臣張光大之所論  
議官爲稽察賞罰而他無所預使在所有者備廢免捐  
瘠然後推行呂氏之鄉約脩復申明之懿制以牖民  
成俗詩有之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斯豈非今



瘠然後推行呂氏之鄉約脩復申明之懿制以牖民  
成俗詩有之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斯豈非今  
日第一義哉公忱毅然深諒弗迂老生之恒述推廣  
織悉首先海內或以告吾君吾相使責成臺省屢  
省必行務期底績不徒爲案牘垣壁之飾則庶幾乎  
保我子孫臣庶後世其有述矣嗟乎嗟乎非夫抑齋  
之英毅其孰與望之於是抑齋公寔然喜曰此余志  
也李君王君遂請悉是語贈公行李

送桐野李君入

覲序

今天子卽位三十有五年矣明年丙辰天下藩臬郡  
縣之長各以其職率其屬朝京師蓋成典云桐野



李君將以是冬發和陽往職廼事情士吳君而下思所以贈公者而不得吳君不遠一百里走問柏泉胡子胡子曰久矣夫余之不閑於詞命也則何以贈李君無已則請卽今世所稱朝覲云云爲繹歛義以爲乃公贈可乎蓋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撫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若夏與冬與會與同乃至時聘殷眺問歸服賀慶脯賻要之亦各有義意焉歷代以來憲章損益雖其不能無異與同然大都號濶䟽矣國朝兼總百王定著三歲一朝天子而相與圖四天下

之事以比厥成功純用周典蓋祖宗所爲制治保邦



朝蕪總百王定著三歲一朝天子而相與圖回天下

之事以比厥成功純用周典蓋祖宗所爲制治保邦之道如此今士抱器志世用卽雖畎畝常布巖穴之士猶必思以自效而無繇矧今制如此而桐野又表表爲圻郡之望固天子所毗以相成功者乎夫和陽之爲郡遠矣蓋自三國鼎峙六朝瓜分趙宋南渡茲寔江表切藩淮南要地故徃徃率宿重兵至我明混一咀夏臣伏百蠻謂可差緩然當其初寘衛城中列屯江渚淵衷睿峇亦略可睹矣比者疆吏弗戢波臣跋扈如火燄燄浸及舊京遠近繹騷震驚北渚二三當事宥密之臣張皇戒邊括戍輔郡徵兵南荒



則亦戒厲之過矣何者今留都列衛無慮數十益  
以外衛番上之兵豈下數萬奚必借材異域所患訓  
練弗至統御乏人爾矧乎保堂奧者莫先於藩籬捕  
鹿麋者必資於擗角今姑孰浦子姑置弗論卽如和  
陽故多廢湖曠土誠得便宜寬假開墾召募給牛種  
衆建營舍或將瀋陽京營之士盡撤以歸人給頃畝  
雜屯而耕以時都肄更得忠廉知勇慣習之將督帥  
訓練使知賊亦猶人勝在我氣太守時勞而作之毋  
或樊垣畦畛而自廊廟大僚則又惟食租衣稅洒濯  
其心以稽厥功效斯豈徒保我子孫黎民將國家  
尚亦有厚利也於是吳子謂胡子曰吾守之守和也



其心以稽厥功效斯豈徒保我子孫黎民將 國家

尚亦有厚利也於是吳子謂胡子曰吾守之守和也  
操履潔脩積嘉畢剗改折直以省貴糴崇儉節而弭  
靡費化行師帥之外留情軍旅故比日江上之寇莫  
之敢侮此其本實內固精神折衝雖校矛制挺可使  
犯難卽他日安石淮淝之績當歸談笑虞允文采石  
之捷斷非武人甲士之所能辦矣詩有之曰訏謨定  
命遠猷辰告夫謨之弗訏命胡由定猷之弗遠告曷  
其辰敢以此贈公行李

送沈慎齋朝 京序

粵明年己未 帝春正月朔 天子當大計海內外



諸藩方群吏之治和守沈公行有日其所治若所治  
 諸進士過余尚友草堂謀所以贈公行者而弗克辭  
 乃因訊和陽諸君子曰始公之知我也余既已歸在  
 田里廬舍頗距治所不甚逖乃其綏懷拊輯之實則  
 既得諸耳目睹記至熟矣今其治諸君子之鄉也則  
 何如於是諸君子人述所覲聽則其綏懷拊輯之實  
 要無弗同而于民治間習則加操切督察爾矣於時  
 胡子喟然興歎蓋歎夫才之難而識時務者之弗易  
 也夫滁雖以名勝然分割析置壤土至狹民集合纒  
 十有二里蓋小國治小國弗可以擾故純用綏懷拊

輯而足矣矧其不可欺不敢欺要非濶者則里廣



十有二里蓋小國治小國弗可以擾故純用綏懷拊

輯而足矣矧其不可欺不敢欺要非濶者和則里廣  
而民衆稍稱大邦矣又半瀕江帆楫萬里來自楚蜀  
吳會若雲集俗頗龐雜加梁山諸處號悞悻悻則  
勦髀之所矣非得斧與斤則曷以解而別可不謂識  
時務難得之才乎今海內凋敝知滌者蓋不可勝校  
而北有朔虜南有島賊與諸苗獯蕪內郡譁張樂禍  
之人所在而是公行且書上嚴留禁省執戟  
下備宿衛應對漸次穹階要秩其必取人以身詔  
天子選用良吏如漢渤海守朝歌長江都相其人內  
拊凋疲外平賊盜文以附衆威武以武化棘矜爲錢



鑄易泉琬而磨鳳之一如公之所以理滁與和縣兩  
漢之盛以漸階三五之隆子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誠如是則  
今天下自執事群然如京師自詭曰尊君尊君云  
者孰有如我慎齋公之尊之至者余退耕于野貧無  
以贈公而贈以此蓋亦竊附淵路之誼焉爾詩有之  
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蓋先得余心之所同然矣

贈石里張明府入觀序

始石里先生以南京少光祿左遷於我人固謂其  
卑之弗屑為也乃先生日視事視諸黔胡閔閔然猶

慈姥之拊其嬰孺子也而又慎自檢飭橐無羨金茲



卑之弗屑爲也乃先生日視事視諸黔萌閔閔然猶

慈姥之拊其嬰孺子也而又慎自檢飭橐無羨金茲  
將朝 京師人固憂其難之弗易也而先生亦日視  
事殊弗若行者雍雍然真古大夫之束身以朝而無  
問有與無也斯不可以觀操尚哉公行卿大夫士人  
醜而觴先生先生盡歡中而言曰古之君子之相愛  
也匪其用弗瞻之憂而惟其名弗劬之患某自辱於  
斯賴諸君子之教孳孳焉幸無闕事謬政可瘳錄知  
可無他顧今 聖人在御睿知神明雖深居 法官  
邃殿之嚴然時時督過臣下憤治弗若古前烈意者  
倘重合宮衢室之訪延引召見問所以治則將曷以



應乎諸君謝不能先生曰毋必以教不穀使無忝命  
諸君子辭如初先生固請加懇篤則以問遜泉遜泉  
子曰無已則請言民今罷甚謂宜務從弛舍賦貸固  
厥本根猶恐弗贍而重之科率益之賦調其何以繼  
其後乎次問弦齋弦齋子曰無已則請汰剩吏簡冗  
兵乎今兩京諸省至郡縣百執事其員外增置校  
國初不啻幾倍蕤矣而藩臬爲甚鈞一地若事也而  
數使領之所部昏塞耄衰之吏具文且不能而况取  
辦乎矧遷轉亟數供張送迎之費紛如矣兵貴精不  
貴多今群數十萬脆弱之人坐竢哺餼而不可用雖  
多奚以獨不見昆陽淮淝之事乎諸皆食於民而又



貴多今群數十萬脆弱之人坐竢哺饁而不可用雖

多奚以獨不見昆陽淮淝之事乎諸皆食於民而又  
或攘之重以天潢之衍溢斯亦宜有以殺其流矣  
次問約齋劉子約齋子曰自余省事至於今未見近  
日將迎之數若此也如國初符驗之法雖難卒行  
然獨不可制爲厲禁而爲之處愚以爲諸當路耆碩  
誠加意斯民揀其熾焰莫若因其崇卑內外之等公  
私出入之節明刻其與馬扛檐食品之數期於必行  
責成巡按御史若兵科檢覈而糾察之有踰或授與  
受者並以贓論必黜無赦連坐御史而時擢守法一  
二者以風動之世不達此以爲古無忘賓旅誤矣夫



古昔君臣上下其朝聘會同問遺覲覲各有其時而  
 率簡質又公卿大夫之問不出境而掌訝掌邦國之  
 等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世守弗渝堅若金  
 石豈若今之浸淫泛濫橫潰百出湯湯無稽哉又問  
 諸前峰吳子吳子曰古言之士相與讓於朝然後民  
 相與讓於野理也而今道路之謠至曰講捨此何為  
 者愚謂宜定制內卿寺外方面而上每命一人則令  
 䟽上兩人如漢魏故事故曰人情爭則務競所長讓  
 則務推其勝已乃尊官大吏又濯滌其心以照臨之  
 庶幾稍稍近古去澆即淳乎又問諸南玄臧子臧子

曰今海內官方吏治日渝以非必也慎監司乎監司



庶幾稍稍近古去澆卽淳乎又問諸南玄臧子臧子

曰今海內官方吏治日渝以非必也慎監司乎監司  
法藩臬郡縣無敢弗法矣今也漫而授之甚者必獻  
而後授序而遣之甚者必講而後遣此其本又有在  
也余敢深言哉而公又旅揖諸君子曰語治者尚體  
要識時者謂俊傑諸先生之言時矣引而未發者難  
言矣於是石里公謝曰凡諸公言非我職然苟有事  
際要不敢不勉爲時賢倡也更相酬酢再拜而別或  
以語栢泉胡子胡子曰詩有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斯會也可謂嘉賓主矣爲  
次第其言授諸從者



贈李和州入覲序

今之仕者自一命以至九命居常自言或相與語必  
曰尊君敬君罔或欺負慢侮悖逆婢戾卽有欺負侮  
慢悖逆婢戾豈惟邦有常刑則明神幽鬼要有殛罰  
至綜其實往往失已失人拂天畔道其不相率爲欺  
負侮慢悖逆婢戾之行者吾見亦罕矣何者天之立  
君與君之建官揔之此以爲民也故古之君子之於  
斯民安之而弗忍傷逸之而弗忍勞生之富之壽之  
而弗使貧且悴以死蓋所以承君之命奉君之令欽  
若昊天所爲使之相牧之意是之曰尊且敬也已矣

而或淫刑罔奪橫索暴斂腹其膏以自豐殖而以其



若昊天所爲使之相救之意是之曰尊且敬也已矣

而或淫刑圜奪橫索暴斂腹其膏以自豐殖而以其  
羸遺諸權貴人使庇已乃徒依影格銷勘合標注須  
知冊帙僕僕而群趨卑卑而偃倭鞠躬屏氣俯伏跪  
拜大鴻臚之贊唱曰吾之尊君敬君也云爾然烏知  
其果於欺負侮慢悖逆婢戾其爲不尊不敬也孰大  
焉蓋昔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古今  
人臣所以尊敬其君者之律令也而今之君子率忽  
爲腐爛熟故陳言迂論而弗之講嗟乎世惟忽腐爛  
熟故陳言迂論而弗之講此所以鮮良吏而多憊民



也胡子曰余蓋見含山諸博士弟子所云李侯治和  
之政而深有取焉夫世方競奢而君獨矯之以儉世  
方恣墨而君獨先之以廉世方峻文巧詆擊搏刻毒  
以相詆而君獨循理守道以撫綏之此豈習非順俗  
者耶夫不順乎俗不習其非謂非好古特立之士不  
可也抑余此語要非諛蓋比日撫臺檄君編定滁與  
全椒兩徃事君單車徑來手自揭冊親呼丁男姓名  
門戶高下夫家多寡田賦輕重不假傳言聲為嘍人  
人德已驩聲如雷皆曰安得父母我也事已疾去卽  
郡讌曾不一濡吻此余之得於所試者然也今天

子神聖勤民實深憤南倭北虜之侮時勞 御札札



郡讌曾不一濡吻此余之得於所試者然也今天

子神聖勤民實深憤南倭北虜之侮時勞 御札札

輔臣而數數致望吏兵諸大吏欲其遴選必慎蚤致

蕩平此其 霄裒亦良苦切矣行且 召見君君宜

正言曰 上毋憂虜與倭第汰貪墨急拔良吏求古

張綱虞詡其人爲守令使自爲戰守卽有竒材異等

能保民捍圉者請勿次寵用之仍詔中外劭農節費

平糴脩陂慎崇治本式先海內以應鄒孟氏所云恭

敬與其所爲敬王之實則豈徒安人亦以禋已詩有

之曰愷悌君子民之攸墜此之謂也會晏生遠來徵

趣于是具錄斯言授之使持以贈公於邁



贈楊二守入覲序

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撫諸侯則諸侯各以其時朝覲之而脩其五物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而使天子周知天下之政則王親受而禮焉郊勞胝館饗食裸醑問遺錫命以嘉寵之蓋古成周君臣上下之相與以交也其道如此我國朝建官蒞事率準周禮而三歲一朝則兼統百王而折衷

之蓋其詳也滁介江淮間其人蓋前牒所稱以爲淳



官蒞事率準周禮而三歲一朝則兼統百王而折衷

之蓋其詳也滁介江淮間其人蓋前牒所稱以爲淳  
焉者雖於今不能無少異然大都馴愿而淳自余記  
事來莫敢有持官府短長爲異同者其禮俗政事教  
治刑禁之逆順可知也而况於悖逆暴亂作慝欲犯  
令者乎而限隔大江距三吳猶阻天塹卽雖未睹康  
樂和親安平之效然校惟南倭北虜之禍則愈矣獨  
比歲大旱大潦民苦厄貧而又多癘疫以死其札喪  
凶荒蓋寔相仍重積矣乃今法骹骹人使無小大卑  
尊卽無不得乘傳挾繻駕輕策肥者矧又多負擔盛  
金鼓張聲燄動役徒隸以百數或有加甚則厚索金



錢名折乾公子舍人之執紛如織此何爲者壤地既  
瘠歲又凶工技全無費至廣本末交病貲大罄而屬  
來安邑則尤難蓋貧瘠寡弱旣與州人等而里僅有  
七無驛佐則曷以支此所宜急處而里中父老僉議  
改塗繕鋪于水口雷集之間滁與六合皆直達更不  
經來安來安第益夫增金佐郡與滁陽驛其意甚美  
事甚便斯亦仁人之深惻也至若定經制革濫冗覈  
真與屬重寘典是則臺省風紀之責此宜有肩其任  
者余聞建泉君之綰郡符事稽典則要于當至所不  
當輒裁以法不苟徇而又富經術曉吏事明達聽斷

乃吾郡邑利害若札喪凶荒厄貧之狀必深有慨於



當輒裁以法不苟徇而又富經術曉吏事明達聽斷

乃吾郡邑利害若札喪凶荒厄貧之狀必深有慨於  
中矣矧復遭事際遇可言倘其有意干斯 聖天子  
方在法宮念海內必將覽書太息 召見賜問勞以  
黃紙錫之贊錕趣詔天官氏籍名顯擢以風厲天下  
惠安元元太史氏書之曰故大學士文敏楊公裔孫  
滁州同知某以言事見知於 上能世其美如此豈  
不盛哉詩曰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此之謂也三守南  
郭侯君屬余所以贈君者輒以此授筆史使持以從  
公於北

又贈楊二守入

覲序



古今邦國所爲建官立事署吏分曹大之護軍萬里  
次之將命四方內之臺省寺監外之藩臬司府無小  
與大則必有長有貳有正與副以相承蒞豈其備官  
具文崇飾耳目徒耗粟帛卒勞黔首耶蓋所以待有  
事而豫不虞故今衙命域中者正有故則貳以攝護  
兵閫外者主有它則副以領他如臺省藩臬寺監館  
苑大都若此矣獨郡縣倅貳往往避長畏事謙讓弗  
皇漫不釐務以爲常甚有任未數月承乏代匱負圖  
挾冊如京入 覲者則曷以承 清問而宣民隱以  
稱 上至意惟吾貳建泉楊君則不然君旣富有文

學明晰世務而垂情閭閻丘井之蹟兩暘寒暑號父



稱 上至意惟吾貳建泉楊君則不然君既富有文

學明晰世務而垂情閭閻丘井之曠兩賜寒暑號久  
且習矣至其親主符印則又不憚勤劬靡不研究故  
今轄中小大某也才某也否某也法某也不法奚所  
便奚所不便真不啻觀火釋筭校別黜陟卽一日

天子恭默之暇綜覈幽明注語見撫臣鄭公若察使  
郭公邊公及陶公所列君侯治狀 召見勞問問

何以治郡蒙褒若此君宜乘間叩頭爲吾滁僉人請

命曰滁爲 留都切藩江表要地然爲里僅十有二

丁男纔可萬人出又硤瘠人不習工藝最苦竄竄急之

則鬻鬻子女徙且竄而當 二京八省之衝輪蹄冠蓋



來若流水無已時諸皆役民與食於民甚者多索金  
錢名折乾頃又預徵徃銀增餉直舊雖置有滁陽大  
柳二驛然所編管夫歲財百餘金能給幾何時率槩  
敷馬夫而馬夫又非其正役矧其稍食芻秣之直率  
出松江蘇浙頃以倭難積逋負莫可指以稱貸轉益  
累民當役率破家視就役如就東市臣嘗加意裁節  
任怨遏抑然官小力薄勢不行請 勅廷中重臣同  
心洗濯一清治本更分官級崇卑刻畫馬驢輿阜扛  
擔數定著厲禁必行之或如唐開元故事分遣御史  
視驛傳罪其尤無良者以風厲天下且官亦不必增

今法石

覲期必差御史三人巡路愚謂緝捕盜賊



視驛傳罪其尤無良者以風厲天下且官亦不必增  
今法召 覲期必差御史三人巡路愚謂緝捕盜賊  
自兵備守巡之事何煩御史謂宜移此三人於中東  
西三路顯清郵驛按視奉法與否如此豈惟滁人受  
賜將海內寔鈞被之而君之名聲藉甚福德無窮膺  
仕崇階亦於是始詩有之曰愷悌君子四方爲綱俾  
爾爾爾性純嘏爾常蓋當爲公誦之矣會諸鄉士夫  
先設祖帳餞公謂無以贈則請具載斯言納明府行  
李

賀慎齋沈公臺獎序

始余獲賜第解褐銓知山東之東平東平午衢水陸



要會又隸交府府而上有撫察藩臬諸大吏簿牒填  
委督責苛碎輪蹄冠蓋來若流水無已時趨踣跪拜  
日持手版候人送迎館穀將護之費不可勝數至寢  
食或爲之廢當是時心慕京銜諸君子殆未知外吏  
之當爲也居之四朞遷授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  
昇改北禮主客累官膳部郎中湖藩晉臬見諸京銜  
君子蚤朝晏退蒙冒風塵晝理文書夜御賓豆周旋  
人事鈞非要切所稱熱局要地大都臺省科院若吏  
兵文武兩選部與考功職方號可大行然事多曳掣  
動見乖忤士或直前弗忌冒焉而言憫然以動則禍

患凶留呼吸立至卽時得行然亦弗越敷納奏對之



動見乖忤士或直前弗忌冒焉而言憫然以動則禍

患凶咄呼吸立至卽時得行然亦弗越敷納奏對之  
語自非長吏靡克及人其否者要之滑稽圓轉趣時  
適變厚貲崇秩可坐而攘則士大夫又過謫焉然則  
竟曷稱述哉豈若吾人之爲郡縣物小而用大體卑  
而道尊旦發一令夕則逮民宵興一思晝可及物凡  
古所稱人情欲富欲壽與安與逸自我聚之可運之  
掌頌聲磅礪達于上下在而民謳歌之去而民戀慕  
之久而民尸祝俎豆之矣豈直博上官禮待之書輝  
煌焜耀于四境一時聽聞傳說之華而已耶彼向所  
苦簿書督責送迎將護跪拜趨踰候伺之勞夫亦戲



劇玩弄之適而已矣於吾性何加損焉故先進鉅公  
竊憾郡縣之未試而余小子私幸他日之更嘗也顧  
當其時志識弗廣師心馮臆未能上交前哲稽古循  
良故無以惠當年而範來世譬諸深入寶阜徒手以  
反每一念之私心憾忤乃今見吾慎齋公焉公既資  
稟踰人問學蘊藉清脩端恪業有其本而又不厭於  
簿牒督責送迎將候跪拜趨踰之勞而勉副乎欲安  
欲富與壽與之之情其聽覽也公以哲其綜覈也詳  
以周其馭吏一民也寬嚴有劑而弗逆其施允若儒  
先之緒論斯豈時情俗變之所可移易者哉故任甫

數月休聲四望舍臺江憲禮書相仍卽巡察牧院之



先之緒論斯豈時情俗變之所可移易者哉故任甫  
數月休聲四鬯倉臺江憲禮書相仍卽巡察牧院之  
旌又且在旦晚矣雖然大易利於永貞詩雅詠夫鮮  
克語稱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自古而患之矣矧今川  
澤如焚樵蘇俱斷四人坐困萬姓倒懸並望君侯生  
而活焉富鄭公青州之業趙閱道杭州之政使者觀  
風而書最史氏握管以頌賢百世之譽寔自茲始行  
乎慎哉時弗可失敢因郡倅奚君南郭氏之請而申  
重焉忱冀君侯之懋之也

見山應君蒙褒叙

人有恒言曰今天下吏治蓋靡靡矣選者爲人而擇



官官者為身而擇便不患無位惟患無貨士之仕郡  
 縣者惟其然惴惴然恐其速戾而致充也乃股民以  
 稱大吏過客意旨即民之流且鬻也奚恤焉蓋前此  
 數年有長人者思以反而變易之民驩然相頌也然  
 一至六合再至淮揚見諸供張悔前之為歸則幡然  
 而效之至比年則又甚矣殊不思淮揚一路之供率  
 出緣河商販之客戶與病農寧抑末則或猶有可諉  
 也如吾滁兩邑則皆應甲者供之夫又出十甲即老  
 穉羸病且不得免焉近又加提編與鄉兵若戶工兩  
 部諸所增派則歲歲徭役月月辦納矣矧田土甚瘠

歲多苦窳民無工巧技藝能殖財當此之時非得吾



部諸所增派則歲歲徭役月月辦納矣矧田土甚瘠

歲多苦窳民無工巧技藝能殖財當此之時非得吾  
守之節儉正直抗顏不顧寧忤貴游而不敢少拂百  
姓之欲則斯民將望望焉相率而去其誰與守茲土  
謂宜剡薦以風勵海內郡邑之士以幸群生而履履  
獲斯褒也豈上之

朝而未下耶持有待焉而猶竢

其終也夫上不上在人終不終在己吾有終矣而上  
弗上焉上之人之耻也否則士且自以為耻矣而皇  
耻人乎哉故賞以謂士君子之於斯世與其譽於前  
無寧無毀於其後與其獲乎人無寧無棄於其天毀  
於後則前者枉而廢矣弃於天則人者莫之及矣此



事理之必然而余之所深諒者世徒以其未定而惑之豈足以語於天人感應之際哉懿哉應侯余將於其信人而獲天者取必矣來安魏尹懇懇索贈言而不忍拒亦因以致余之悞臆焉

王二守臺獎序

始郡二闕員邸報補其闕者武選郎新蔡王公其人也當是時人見旁郡遷客之難事意謂公或不甚異也頗以為慮丁以秋初公始至郡任倦倦牧愛民以大安未幾督所部吏民採班石于徐巳郡縣率張皇徵調沙泥金錢甚或緣以為利牟沒之石一片至廢

全百餘兩公治如其私事取濟夫匠僅取給銖分毫



徵調沙泥金錢甚或緣以爲利率沒之石一片至廢

全百餘兩公治如其私事取濟夫匠僅取給銖分毫  
析日程夜筭無敢欺隱于其間者卽解部竟事一石  
纔可三十餘金而已其他內奸外宄憚不敢發閭疾  
氓辛時有所控潛功陰惠人不及知者又不可勝紀  
也今年夏督撫李公廉知公之威名夙望則使督除  
戎器監軍維揚而恣慎籌綜譽聞益遠督撫公乃移  
書郡中厚加禮勸意若曰郡丞其祇承其厚自愛吾  
行將薦汝于天子俾復爾舊也亦誠盛舉矣哉于  
是士民躍然以喜謂公誠無怵而御史大夫斯舉非  
過也則有疑而問于予者曰今夫鈞之遷客左官也



然有遂隕穫而隊踣者焉有益務悻激矯厲者焉如  
 公之弗隕弗激何鮮也余應之曰子欲斯之辦也則  
 亦盍觀諸水乎夫溝窞涔澮水也河江淮濟亦水也  
 彼涔澮溝窞有其壅而塞之則歲焉腐矣其龜蜎  
 蛆諸瑣屑纖細由是也以其無本而有息焉爾彼淮  
 濟河江渾浩流轉滔滔汨汨吞吐百谷遏之弗能禦  
 滄之其能泮乎乃其澤旱暵而膏槁悴舞蛟龍而奮  
 鼉鼉淵淪汪濊蓋亦其所也何者其本盛而流則然  
 爾雖然本一也有淺與深有近與遠余觀一卷公之  
 才識局幹節槩器宇所以發揮于政事經制之間者

本固可見而甚深且遠所不可見者則厥考良嶽公



才識局斡節槩器宇所以發揮于政事經制之間者

本固可見而甚深且遠所不可見者則厥考良嶽公  
之教之詒之積寔爲之前矣蓋公他日嘗以同郡高  
公所狀考公行實示余請爲志而悉其爲人夫其厚  
畜而弗遇抱道以自樂其語公以爲令曰夫爲守着  
令者天子與宰相所以相寄托斯民之意至重也  
能移孝爲忠以安百姓吾卽瞑快于心矣而平生居  
常之所課厲則欲其尚友前古爲賢與哲嗟乎此一  
菴之所以爲一菴其本固在是與然良嶽公植斯深  
矣遠矣而弗及食其有親見其大有崇建放乎四海  
則豈非蘇子所謂天之未定者耶以往揆今一菴公



之名業勛庸蓋方自斯始而王氏之福其真滾滾未  
艾也與來安魏尹戴公之德急于頌述而徵言于余  
余固同斯情也爲推其本之本而言之

贈陳同知蒙獎序

夫同知也者蓋同知一郡之事云宜於事無所不當  
問然今法重主守乃其職惟在清戎與治盜賊戎清  
有時法令具在事易辦惟盜賊之生無時法素弛至  
鹽徒更益以難和又瀕大江枕疊嶮西泝楚蜀東聯  
吳會密切居巢之湖百川畢匯五方異俗之人雲帆  
霧舸宵停旦發疾於禽鳥未易譏詰自非勤於闡察

密於鈎檢豫於擘畫鮮有不至僨事者乃陳君之領



霧舸宵停旦發疾於禽鳥未易譏詰自非勤於闡察

密於鈎檢豫於擘畫鮮有不至僨事者乃陳君之領  
斯事也甚勤殫心與力無少怠故守長嘉予譽問流  
聞江臺鹽史移檄褒之焜煌道路蓋亦其異數云胡  
子曰余於陳君之勤而有感於當世之故焉始余之  
釋褐已丑也蓋從諸大夫士後日造朝興以鷄鳴  
趨以昧旦至乎俯伏跪拜於大鴻臚之傳唱也實甫  
辨色群臣以次奏事卑卑而退勃勃而趨贊者唱禮  
畢則駕起幸文華講讀百官退就署日始瞳瞳六  
卿之長自非與侍經筵出率其屬蒞政事堂以待  
四方萬國之人之所有事牌放以入日爲常當是時



也。上勤於朝，大臣勤於政，百官庶吏勤於職與事。是何其條理精密，統紀粲然，張甚也。以故民得端歸，就南畝，無曠時，而其風之流，被卽四方，萬里大夫士人，頗知脩羔羊素絲之節，無鷄鳴狗吠之警，是其恬安清晏，所以致之者，雖非一道，然總之克勤所事，不可誣也。乃今中外百執事異然矣。至勞吾憂勤，督責屢形。詔旨曰：今大夫非古大夫比也。曰：爾諸臣獨不念我。先高皇帝之德也。此其心甚苦，而勤勤斯民，特至矣。諳主憂臣勞之誼者，能不為之惻然震汗耶？乃陳君之勤，若是豈其為小吏時受事

闕下習見朝廷百官曩時之盛，故其執趣風猷秉執



惻然震汗耶乃陳君之勤若是豈其爲小吏時受事

闕下習見朝廷百官曩時之盛故其執趣風猷秉執  
者尚猶有先進之遺風也昔仲尼慨世習之流日下  
也則皇皇焉古之君子慨其弗逮至如馬借人禮拜  
下吏闕文言不出與民之疾三則追數而尚論之蓋  
歎先民之風微而末流之競濫也余蓋於陳君之事  
而重有感焉抑余又聞在昔皇祖時其於登進人  
材惟器所宜弗限流品有丞掾胥隸或進至藩臬大  
吏臺省穹職者世惡得不隆且治也今上在宮憤  
臣下欺玩時時拊髀頓足思隆高祖之功安知左  
右猷納之臣無以國家故事爲言者君但脩先良



臣之業無恤世無先良臣之擢要不啻如今之勞禮  
已焉也辱桐野郡守之請爲叙厥事且要之久遠桐  
野者蓋君之長時所稱賢者云

賀二守李君膺獎序

郡丞李君之貳我也恪勤而靡懈篤信而弗欺奉井  
泉之誠恤籽耜之勞肅於其長君上之令而務惟吾  
昨之是輯郡之人安焉蓋旣底績而報成矣往者丁  
未之春奉巡屯南臺之檄會廣武衛屯政指使覈諸  
屯田而稽其經界比其墾拓君惟恣惟慎懼或失實  
時有檢制或有誣之者云是將有要於下否則奚靳

君聞之益慎弗渝罔或軼尺寸故竟有聞而憲使者



時有檢制或有誣之者云是將有要於下否則奚靳

君聞之益慎弗渝罔或軼尺寸故竟有聞而憲使者  
之禮之也詩有之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又曰肆不  
殄厥愠亦不殞厥問其斯之謂乎余束髮學仕中外  
教歷竊有感於當世之故夫宵人之譖人也豈不自  
以一時誣游之詞足以閔君子之進趣淫君子之貞  
白乎殊不知三代直道之心斯民秉德之懿夫人而  
具之其焉可誣也蓋將旣其遷汝謂爾不信矣而况  
君子之玉之心適藉以爲他山之石故彼方肆其梟  
音此則脩其鳳羽彼方用其地心此乃以爲龜鏡彼  
雖鍛鸞掣驥于初程此固蟠龍屈蠖而俟時之可矣



其於君子之道惡損哉豈惟莫之損也於是仁義  
爲居壁仗忠信爲戈楯寶玄宗爲珠玉積篇什爲鎗  
貫據九德之冲和漱六藝之芳潤如此則卉履美於  
赤舄緼袍麗於華袞揮塵賢於杖鉞鳴條樂乎彈絲  
茅茨豔於丹楹徒步安乎駕駟萬有不能撓其和百  
慮不足汨其神優哉游哉超然於事物之外而與造  
物者游孰與夫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斯蓋  
因儻爲功弗損之益者矣故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達者其有味於斯言矣乎故因郡大夫之請而以風  
焉



和判張子蒙獎序

永嘉張子之判和陽也蓋職司馬政云夫馬之爲物  
輕而其用關於軍國之急迺自古而重之已顧世之  
知茲恤焉鮮矣高者憎煩養望卑者緣法駸人甚哉  
脩明厥職之未易以一二數也張君之生本自文獻  
其識趣固已加人而又得哲人之長爲之砥礪型範  
故得展布四體所買馬皆碩大牡健獨先諸郡以充  
而無退且易者問寺諸公察其然而體之其聲名聞  
望喁喁然茂且盛矣胡子曰夫國之大事戎爲重戎  
之大事馬爲急自余參晉省所見迤北諸夷比歲敢



行深入爲寇盜是雖其兇悍暴矣天性固然然亦以  
多馬善馳逐故恃且賴則吾中國之馬政詎可一  
日無講而世或泄然也大都賊近邊牧見形矣吾始  
闕衆料馬或購隣壤或乞天廐或徵民所養保馬  
倉卒督發士與馬不相習也矧其病瘠不任乘負則  
安望赴敵奏捷哉使天下馬官皆吾張君則曷有憤  
事後時之患者顧余竊又獨有慨焉今虜數內侵四  
時並戒所稱屯田不獨乾沒卽具有之亦不暇皇未  
耜鑄鉦之事而距內地又險遠飛輓之勞率數鐘而  
致頌以是穀滋貴士所得糧賈月易米才可半斛雜

取草子糜以佐乃其腹率枵然空也則何暇秣馬况



致頌以是穀滋貴士所得糧賈月易米才可半斛雜

取草子糜以佐乃其腹率枵然空也則何暇秣馬况  
月常闕給弗繼卽繼矣黠者又利無馬避征調多害  
馬死斯豈不重負諸君子之苦心耶當事者末如之  
何因謂馬實病困死至發種馬權賦之又益死將曷  
所底極激者因慮茲病又欲并民所養馬父母盡屏  
去歲惟賦金買以俵則又非存羊之意矣愚以爲  
累朝法令具在神明潤色信存乎人倘賢者有意利  
國則請悉索見兒駒騾令如式紐以簿時而省之至  
可俵歲以其半賈給主者養者酬其勞卽瘠且死罰  
無赦彼小人見利則勸見威則懲當可言底績也然



非志士專於樹功而急於報主則亦祇益煩苛而已  
張君持以敬慎而勤致此要無難夫和之先貳曰董  
君錫者君之鄉人會稽之產也其所流被至於今人  
猶頌說之列在名宦此其龜鏡也矧夫崇階美仕之  
亦繇此其選耶余將考成於他日也哲人之長爲誰  
蓋貴陽李同野氏云

椒令龍陽顧君承獎序

余他日讀書見漢人所爲策士制誥必曰士有明先  
聖之經通當世之務者則進以用否不在選竊疑六  
經也者先王經世宰物之籍皆在焉學者少而讀之

至皓首患不明苟惟窮而明之則以於經世宰物宜



經也者先王經世宰物之籍皆在焉學者少而讀之

至皓首患不明苟惟窮而明之則以於經世宰物宜  
其易易而必以當世之務兼陳而爲言者何也蓋士  
不明先聖之經則緣俗以徇是法律而已矣其故也  
爲廣漢爲郅都而有礪聲苟明矣而不通當世之務  
則顛殘守陋是章句而已矣其靡也爲戴聖爲馬融  
而乏介行蓋律法可以懲姦而不可以成俗章句可  
以進身而不可以經國故必窮經而好古通務以適  
今則可與有立可與有爲而庶幾於漢廷之選矣  
以余觀於椒尹顧君其有漢人之遺矣乎蓋君博洽  
前典明習載籍其覲聽誦法於庭除家塾之間者則



固執之而自信守之而弗渝以求無詭於前聖之訓  
至其蒞官御事則又弗泥以窒而務適乎人情之安  
其遇萌隸朴野之人必假色詞俾得畢空其胸臆而  
唯恐枉抑察知案牘之繁滋與其嘉弊之積在於掾  
吏筦庫之互爲姦私乾沒而以官帑爲私藏也則首  
先摘發正色不撓卽雖尊僚大吏或欲縱舍而不可  
奪竟寘之理而塞其孔穴至於躬自算籌句檢封泥  
滕約而不憚勞瘁使窮閑僻塢之儉人持陌錢銖金  
咸得自至今尹之堂輸納交質此豈專事嚴威而不  
達人情物宜者耶謂宜剡薦闕下進列臺中以廓

清當世覆露元元而歷歷斯衰豈當路者猶有待焉



達人情物宜者耶謂宜剡薦闕下進列臺中以廓

清當世覆露元元而歷歷斯褒豈當路者猶有待焉  
而徐察於其終也夫庶人之老有所黷媒則教督不  
行於僮監秉憲之吏自顧有嫌亦不免脂韋滑稽以  
取容此甚易明也而奚察焉矧鷲鳥之鼓迥異常雛  
虎生數朝氣已虓闕如君侯之操行風裁威稜器度  
燁燁耳目亦何埃於其終而見也雖然古之報政要  
於三年之久而君子之考祥視履亦必周旋具備而  
後無憾詩有之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夙夜也者  
君子之所以交於神明信於天地格乎人鬼庶績  
而凝百福者其誰能掩諸君侯懋已懋已故因鄭史



之請而申言云爾

贈來安李侯蒙獎序

李侯之宰來也祇上而肅下敬身以澡德夙夜孳孳  
惟綏和撫字是勞是力蓋浹月而民孚經時而譽起  
及暮而遠邇敬且悅乃督屯之憲惑於膚受顯加譏  
評當是時人爲侯甚恐且虞諸臺從而繼會又迫  
覲事侯視事無恐大巡吳公察於士民顧獨賢之且  
移書穎道令禮待蓋褒其慈愛脩潔之實與平易惻  
怛之政書旣傳四境歡如萬姓咸慰冠帶儒紳之士  
自蔣君而下若而人造余獨樂園中請述厥懿胡子

曰余於茲事也得兩賢焉其可風已夫御史擅君



自蔣君而下若而人造余獨樂園中請述厥懿胡子

曰余於茲事也得兩賢焉其可風已夫御史擅君  
威福之柄之未易犯也譬則厲刃矣縣令之卑之易  
折也其脆薪矣心少動守爲之渝乃李侯付命於天  
矢心弗易謂不幸卽黜且免亦將終其身茹薇含糗  
而弗恤斯其志槩爲何如詩有之曰風雨如晦鷄鳴  
不巳此其待文王而興者哉可不謂賢乎今夫世人  
之好誣也一人譽之未必以爲賢一人毀之則群然  
和之矣豈史察流言於國野執兩端而內裁可謂遺  
耳目邇簿書任心志而公好惡者矣詩有之曰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念子獨兮憂心矜矜此豈隨俗



雷同者哉謂非賢者不可也雖然李侯其難已見義  
弗明則易爲利昏執德靡固則守之弗緇難矣斯豈  
非先君子生平之所涵濡與其牀第顧命之勤哉侯  
先子嘗訓導海鹽縣學有志操病革遺令仕勿黷貨  
子言之夫孝者善繼人志善述人事者也有子亦言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然則侯之仁且潔也蓋孝爲  
之本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將見李氏之後  
之日昌也

學博平山李君受獎序

李子之掌教事於我也質而文溫而毅嚴而不苛寬  
而有制莊敬而慎勤祇於上之令而恤乎諸生之私



李子之掌教事於我也質而文溫而毅嚴而不苛寬

而有制莊敬而慎勤祇於上之令而恤乎諸生之私  
每升堂已卽扃戶讀書日與古人晤對諸生頌之曰  
李先生善養其發於文有典則大克用厲繇是稍稍  
聞郡中暨諸大吏皆允若頃柱史路公揚公移檄勸  
勞詞禮罔不腆其僚與其門人告胡子於尚友之堂  
相贈頌胡子乃爲原教之道而歸之嗟呼夫古今稱  
教化事蓋無慮數變而藝文不與焉是故古之盛帝  
烈王忘賢聖相之成性於天而綏厥猷爲也則旣先  
知蚤見乎斯道之大本達用矣故其所以甄陶造就  
涵煦薰蒸乎一世之人者無假聲色號召卽一世之



人舉皆由由然日浸月化潛孚默格於甄陶造就涵  
煦薰蒸之中而弗自知此其蕩蕩巍巍渾渾悶悶遠  
乎不可得復覲矣歷夏殷以迄於周文明乃大開於  
是乎徧塾庠學序之設興德行道藝之教而以士大  
夫耆老之優於德行道藝者命之以爲師長使之憲  
乞考問而時視其小成大成如周禮司徒象胥之職  
若學記所載蓋其詳也其不迪教服馴者則威以夏  
楚而屏放之固其甚不得已者焉然尚論君子則亦  
已悲傷太息於斯焉已周衰王道廢闕上無以教下  
無以師青衿之徒越在城闕至於奔走他國求所謂

大聖人賢如孔魯若端木氏卜氏孟氏而師焉是時



無以師青衿之徒越在城闕至於奔走他國求所謂

大聖人賢如孔魯若端木氏卜氏孟氏而師焉是時  
學校之政在閭閻而不在朝廷邦國未幾遭秦滅學  
燔籍殲儒儒以大誣漢興章昧不皇稽古正學至孝  
惠而後挾書之律除諸儒晚出轉相授受所謂師若  
弟子云者雖不醇於道德行義之懿如成周盛然各  
守其師說而要於明理適用樹節竭忠故其器君風  
主間政斷微斷斷然惟經之據雖後人病其故訓之  
陋而君子多其忠信之純歷代相沿彌以淪喪故其  
功業卑薄卽莫克比方兩漢而况其上焉者乎宋興  
雖崇文教至所謂學校云者猶未能徧諸海內矧其



中葉壞以新學亂以禪宗識者徃徃致其私憾元則  
 幾於綫矣我明崇古建極學校之設滿天下師儒  
 之官幾萬人熾哉盛矣詳觀闔基卧石之訓與諸堂  
 齋之名若列聖勅諭之錫此豈徒欲以工文詞博  
 科第榮士之身若家而已乎固將興純古之真材而  
 躋世於三五隆平之盛也此其道固不甚重甚重哉  
 而流猥漸積以至比歲卑鄙陋劣之習日甚一日論  
 學語治者每私慨焉夫今之天地古之天地也今之  
 人之心古之人心之心之性也欲仁而仁欲義而  
 義欲孝且弟而無弟孝且弟即雖盜賊躑躅之流焉

乞廝養之賤乃其知愛厥親而無受躑躅詈之予



義欲孝且弟而無弟孝且弟卽雖盜賊躑躅之流焉

乞廝養之賤乃其知愛厥親而無受蹴踏詈之予  
固將達之海外故患莫之充焉爾子孟子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說者曰爲不爲肯不肯之間爾可不謂切  
切惻惻者哉而世徒以區區習心汨沒於聲利私僞  
之塗而莫知反可哀也夫惟君子察於夜氣清明之  
時驗於端居澄默之頃而獨觀乎昭曠之原念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物我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何事君之  
所以養而教之者曷以在昔賢聖六籍之教曷謂天  
下國家之所賴於吾人之身者曷在而可自暴棄諉  
廢同庸衆人生且死哉傳曰君子知教之所繇興又



知教之所繇廢然後可以爲人師此古今師道之準也平山者無亦是務矣乎吾滌土瘠而俗淳士多材茂可告語乃平山之學之正誠首帥而利導之崇躬行之篤放尚口之佞仰思古之所以爲教而日孳孳以對于 皇室卽多士蔑不欣欣矣余少而無聞長而學多岐仕而歸也學於天地四方而就正于當世之君子知教學之大端所貴若此故願與諸君子並勗焉

上湖鄒子蒙袞兩臺叙

人有恒言曰官職與時高下始余信其言以謂殆不

可易乃今閱歷歲年明習世故則知其所謂高下云



人有恒言曰官職與時高下始余信其言以謂殆不

可易乃今閱歷歲年明習世故則知其所謂高下云  
者蓋世俗凡陋狹諛之談而非通人達士之觀也自  
世教之媮學士大夫父兄子弟相習惟利是喻故士  
之出乎其時爲人師而任風教化導之責者則亦罔  
不繇斯術焉夫此自安于俗染而無志于賢智令哲  
之爲者蓋比然是矣苟未至過甚要未足深訝之也  
獨前此比年見所謂甚者其人焉染指熏心攘臂裂  
背卽鏘忽毫纖之細必競以攘而至于風教化導之  
事熱焉罔涉竟不省爲何物當是時也士大夫當有  
識者視學宮不啻賈區市肆視其人不啻廛肆闐儻



羞以爲儔而就之語而况其親炙而麗澤之耶故上  
之人疾而懲焉明加考注以風誅轄屬而世俗亦以  
相詬病焉然說者則又以謂其時之趣則然要非其  
人之咎也殊弗思時之爲言徒能驅走庸衆人而不  
能驅賢智令哲之士彼號稱賢智令哲者蓋所以匡  
時挽俗而非以從俗趣時也而况其過甚者耶幸而  
得郇君上湖嗣上湖旣淞中名士材具茂美醞藉博  
洽而又有南宮西臺給舍省郎之望故其政幡然取  
諸舊染宿垢蕩掃而廓清之昔人蓋比之武事矣今  
東南江海之間島賊跳梁浸淫潰壞西北幽并之墟

虜引弓控弦鷓張虎視其宅山澤巖洞箐峽坑冶諸



東南江海之間島賊跳梁浸淫潰壞西北幽并之墟

虜引弓控弦鷓張虎視其它山澤巖洞箐峽坑冶諸  
處徃徃弗逞余願君重自愛當益有淑問廣譽弗啻  
此足他日應 召以往被繡衣持玉斧直指寇壘其  
掃蕩廓清亦若于其文事教思焉兼資並用時出而  
順應之文豈爲文乎武豈爲武乎此其名實震耀光  
于下上時且爲我匡俗將爲我格矣而顧與時高下  
耶假而幾或相齟會不我適猥常調積久遞遷則于  
心奚怍我道何負蘇湖之名業伊川之學制軒揭宇  
宙聲施無窮又奚暇商官秩之崇卑校名位之厚薄  
耶固知與時高下之云真世俗凡陋狹諛之談而非



通人達士之觀也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有  
味哉其言之乎余蓋厚望上湖云爾

贈歐陽山梁蒙褒叙

今天下號稱儒生學士誦讀詩書仁義經史百家之  
言其穎出而仕積至穹秩大官者必曰閣臣其偃蹇  
濡滯循資以上禮部繇寺監注歷者是曰學官是二  
臣者之相去懸遠矣夫閣臣之尊時與天子論道於  
殿陛之上可以榮辱生殺乎天下之人其職之要與  
其選之不可不慎職之不可不脩關乎天下之重卽  
少識文墨事要者人人而知之亦人人而能言之而

主員之至於學官教職則雖縉紳士大夫有莫知其爲



少識文墨事要者人人而知之亦人人而能言之而  
責之至於學官教職則雖縉紳士大夫有莫知其爲  
重而重之者矣豈惟莫之重猥且隨俗雷同姍侮厭  
薄焉於乎抑豈知國家設官之本意而閣臣之賢否  
固其所繇以出者與夫 國家設學命官之意其畧  
著卧碑其詳載督學使者之勅諭其纖細沿革始終  
條貫畢具大明會典與禮部勘劄諸牘牒至揔其大  
旨則欲教者學者誦法賢聖經籍之言以脩其孝弟  
忠信廉耻之行要於正學直道敦崇篤實使其大足  
以用世而其小者亦不失爲世用以提厥身而施及  
家國蓋教學之本意如此也於乎此義行而士無異



議天下有媿俗矣豈不爲九重與顧其流猥漸積至  
于此歲蓋又益異焉此憂時憫俗之士所以深悲太  
息於斯世之人而三復碑勅典制之言至於垂泣而  
思昔先皇之苦心也當是時也有人焉起而振之其  
不謂豪傑之士與會錢子宗化戚子朝舉率其友數  
十百人群走謂余曰先生蓋嘆天下脩職者之鮮矣  
如吾師歐陽先生者之孳孳先生其許之乎夫歐陽  
先生舊學於陽明王先生而與其群從兄弟若南野  
公氏鈐沙公氏又自相師友于家庭聲氣之間故其  
教吾人拳拳斯意而一體於虞廷之寬其心爽朗磊  
峯易直簡亮而無有回隱伏匿不可告人之事此殆



教吾人拳拳斯意而一體於虞廷之寬其心爽朗磊  
年易直簡亮而無有回隱伏匿不可告人之事此殆  
今人之所難能者歟屬者視江柱史遺書禮待焜煌  
華燿於吾學蓋有光焉願子之詞而贈頌之也乃余  
之所致望于先生者尚不啻斯足故爲原本朝家置  
官之意所期毅我鄉彥應古真材其大得志而仕爲  
鉅官大人不得志而爲膠庠博士各思所以脩其職  
而出斯人於沈溺坎窞之中是余小子之至願也

贈廣武幕李君蒙獎序

李子之經廣武衛幕也祇歆以蒞事勤敏而帶官抱  
公心而脩廢振弛部使者諸公廉其實而器其材也



則檄主者相勞禮而以其能上之天官俟考核衛之  
諸指使率其屬千夫長百夫長若耆與艾將醜而賀  
之介使詣余祈述厥事而張其官邸使以爲光榮余  
固樂道人善者不辭焉蓋他日讀兩漢書見其風俗  
治化之良光映史冊得人爲最盛焉意未嘗不歆豔  
歎賞以爲彼距古未遠其風則然或無與乎政與人  
也至覽觀魏晉隋唐而下諸傳牒彼其限制流品創  
造科目參論發跡出身之差以爲遷陟拜授之亭至  
使英豪倜儻之士溷跡卑曹乃猥瑣媸媿陋劣之人  
崇局高位而無所還忌是英賢長歎志士悲吟其治  
與俗日卑以苟而無足觀也今世之論者亦徃徃稱



崇局高位而無所還忌是英賢長歎志士悲吟其治

與俗日卑以苟而無足觀也今世之論者亦徃徃稱  
之才至拊髀前古以爲太息而不知繼世承洽以來  
諸所錯注失 皇祖置制之初意則甚矣蓋 國初  
故事官惟其材有以掾史胥隸工藝鉗徒致位郡守  
縣令甚有至部院藩臬者豈限其途流哉是故上之  
人惟知爲官擇人懸考課以相待下之人亦惟知爲  
官率職奉憲章以從事而今時則異然矣是故招延  
之途輕而濫蓄待之禮簡而薄考課之法踈而僭官  
人者視流品以相售不惟其才入官者計階途以自  
畫罔思自靖其甚怙官資緣文法侵爲姦利乃崇爵



無仕或加匪人因緣貴近輒都要職自非豪傑特立之才其能不變易以徇俗而覲美遷者鮮矣故比者講捨之謠溢於輦轂崇讓之議策於京闈斯不可爲痛哭流涕哉故嘗妄意言之曰近日人才之弊在臺閣而不在銓曹在銓曹而不在多士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恤也澄源端本責固有攸在哉是故楊綰相而音樂撒山濤用而銓選當清心之人昔人論之詳矣故余於李君重有感焉

萬戶侯白君受獎序

皇帝在位十有七年於是萬戶侯白君受簡發運數

歲矣比必官而勤事嚴上而輯下聲稱稍稍聞又所部



皇帝在位十有七年於是萬戶侯白君受簡發運數

歲矣茲官而勤事嚴上而輯下聲稱稍稍聞又所部  
江南漕舟泊其隸山東諸艦率以五月入潞河先天  
下部使者薦知其材也受禮部書相望其屬百夫長  
某某蓋喜詣余曰吾儕小人夙夜以勤斯役常思不  
稱以遺長羞賴吾長材歲漕率居他衛先輒受賞吾  
儕蓋有覆露焉先生禮樂之司文章之府也敢請所  
以贈吾長余聞而嘆曰嗟乎白侯之受賞斯世也其  
難乎夫自德教墮而武事競井田裂而貢賦繁兵與  
農分文與武二食與費俱冗斯民之命寔懸在天彼  
其所以休和安養易窮通變之道弗究弗圖故國與



農兵均歸于敝以至於不可理而天下大事或因以  
左悲夫悲夫且夫事有本始務有急至事不要其本  
務弗圖其至徒一切目前苟取具裁足懽悅旦夕云  
者匪余所聞已往者歷姓御宇率都西北並雖仰給  
東南而轉漕便利煩費不鉅又府兵屯田時與民雜  
耕而則壤列賦任土作貢什一之制通乎中國不有  
所偏重自南宋末造壤地削損貢賦衰耗不足以奉  
戰士故賈似道諸人僥倖一切縣官買田令民輸其  
賦太半所云官田有元失御群雄僭割私其土地抗  
敵義旅旋就殲戮沒入其土田故其賦亦最重畝或

至九斗十三升云始法嚴而吏良歲且順民又樸駟



敵義旅旋就殲戮沒入其土田故其賦亦最重畝或

至九十十三升云始法嚴而吏良歲且順民又樸馴  
畝皆實核早輸而豫集河又効靈漕渠靡所害蕭鼓  
夜發不煩牽挽漕官衛卒莫不忻懌食其穿好醉飽  
而卧當是時也軍與民不知所病夫久而漕矣豈遑  
言材哉自頃法弛而吏媮百姓巧文以牟利豪家大  
姓或當緣爲姦因乘富貴役利貪細取其賦數倍民  
無如何有實無畝而賦書乃至數百千石姦巧百出  
蓋不可勝問故運舟至其縣道邑吏猶倉皇督責加  
歲惡年饑則愈益不集法三月過淮五月抵京皆  
不得避免河又數徙漕渠輒爲塞泉固湮細不足以



通灌閘則漏於強有力士曠日淹久常食惡穿空又  
苦詹胥庾吏漕總椽吏各有等差至計碩算舟盈其  
欲以爲常否則多方苛虐必桂籌肩責而後已士率  
售其所云櫓柁乃克歸嗟乎諸君子之生斯時而欲  
立功名爲天下先也不亦難乎斯其可賀也諒已或  
曰如子之言世將不可爲乎夫爲政如張琴瑟前人  
論之備矣今天下大事無如兵食而極弛大弊亦無  
如兵食兵則有主者吾固不暇詳言之也食與漕事  
則諸君之所與勤不可不察且夫經賦雖不可驟捐  
至如稍依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贍貧弱斯固無難  
也不者田不易主均等其稅此自甚易行又今太倉



至如稍依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贍貧弱斯固無難

也不者田不易主均等其稅此自甚易行又今太倉  
之積足支數歲廼令民輸金一二歲以休養之使富  
藏閭閻卽他日緩急尚足恃其可行乎河今則南徒  
矣高水湍悍性喜遷徙勢又卑下上雜沙泥異日之  
決其鑿不遠今縱不能盡如賈讓言導使入海宜取  
其中策發河南山東吏民萬人穿渠灤並河諸郡教  
民灌溉分殺其勢使不羨溢以防决敗緣漕諸湖治  
令深濬多開水門便於收洩堤又廣植柳榆使不可  
崩撼更取宋人狹河之法行之會通南北數處令廣  
狹深厚皆有度則深不行溢淺不束扼而又廣造剝



船以速轉運令官徒疾歸斯亦計之得也若徒完繕  
故堤增卑倍薄旋挑尋塞勞費無已苟且目曉以緩  
督責吾實不知其所終也若夫選用良吏又任賢者  
清沿河集水之湖濬諸山伏泉之志慎簡憲史撻發  
倉漕積嘉而一新之以稍還於舊斯民與戎庶幾其  
少蘇乎他日白侯過胡子胡子具以告白侯撫然曰  
斯巖廊宰相之事非區區有司所知也雖然抑蓋聞  
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小人務其小者近者公固以君  
子之道教其矣敢不敬聽而謹受之

韓揮使榮績

誥命序

我明之有天下寔殲群雄而得之蓋自首事至大



韓揮使榮績 誥命序

我明之有天下寔殲群雄而得之蓋自首事至大  
定餘一紀諸戰勝攻尅所向必下是雖神武廟算動  
無遺策而當時貔虎爪牙之士戮力致命其功亦不  
可誣故國於武功爵既世其官復錫之命其自所  
鎮撫試百戶而上卽雖麗辟亦必以狀奏聞乃得  
收繫案問惡極事核然後褫其命焉視前代蓋加隆  
重所以勸忠而勵節也斯豈非圖惟治安垂遺燕翼  
之求利哉余覽韓氏世家見其高祖有韓宗者以一  
廛之氓從高皇帝於和陽渡江身累數十戰數瀕  
於死積授指揮僉事與古萬戶侯等未嘗不壯其人



念其勞思我後人所以免於腥穢遂其休養生息至  
斯者夫率罔不由茲而嘆帝之德之功之遠也彼  
爲其後人者可無念乎哉然財一傳而后嗣弗競其  
力不能及朝堂故休命亦卽用過弗克繼傳曰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余讀書至斯未嘗  
不廢而嘆也曰嗟乎繼緒不忘非後賢其誰望哉五  
傳而至天寵乃以恭慎必勤累佩印綬簡朴陰重遂  
昌其家謂先世榮命不可遂斬上書闕下自陳

詔下所司核實許繼給百年廢缺一朝恢復方命及  
滁上至使膠序作歌管壘投距崩逮賈旅罔不昏悅

蓋國華金子謂余曰今世貴之士所爲受命朝廷



滁上至使膠序作歌管壘投距崩逮賈旅罔不辱悅

蓋國華金子謂余曰今世貴之士所爲受命朝廷

者亦何可勝數然世或姍笑甚乃詬詈祝詛群起交

訕有奪而燔之之心此非其盜得之而何使至此極

也乃韓君有大否不然者何哉胡子曰夫名器之貴

賤以人也其然乎蓋余他日官京師從當世諸大

夫後見公卿貴戚闈尹宦寺彼其麟衣蟒服貂冠玉

帶與其鐵券金書非不爛然可愛也然其德無稱則

志士介夫徃徃羞薄其人置弗道至於卑官小吏冗

秩常員其志行文章卓然有聞於世卽雖卑微岑寂

閒散淪廢乃君子長者莫不寤寐其人故雖遭謫謫



追奪而士或得之故知名器之貴賤誠以其人彼不務德而第以物采聲文之末儀容度數之等謂足以誇俗而耀世者陋矣陋矣故余表韓氏以為士君子欲蚤有譽於天下後世者勸焉

壽蔡鶴田先生序

鶴田蔡公以宿學舊德負海內斗嶽之望寔閱甲子四百有二十矣臺省寺署諸公率公舊游念欲致公巖廊相與共濟顧諸正卿適在位於是相與謀祝公壽東海上而委祝詞於予予既公同年進士又雅承知教胡敢以不能解蓋余他日讀詩見天保詩人祝

其君壽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竊疑人生驚飈朝霞



知教胡敢以不能解蓋余他日讀詩見天保詩人祝  
其君壽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竊疑人生驚飈朝露  
自古而詠歎之而周人祝詞乃儼之岡陵山阜毋迺  
不幾於誕乎及讀齊魯論語所載仲尼雅言曰仁者  
樂山仁者靜且壽則知作詩者要非妄庸人蓋古賢  
聖君子之流也吾聞天台諸山盤礴海上故多峭厓  
危壁極瑰瑋屹嶂之觀直矗雲際峙自邃初太古蒸  
雲出霧施作霖雨吞吐日月博生質管全松芝菌之  
屬神奇變化禪衍不窮其體靜而方其用員而神與  
后土相爲終竟是天下之最壽者莫如岡陵山阜而  
岡陵山阜之最壽且盛者莫如天台乃知詩人托比



祝頌與仲尼之門稱而述之固宜也余自獲交公見  
公凝重端方介確晶瑩而又涵蓄敦厚不露巖稜蓋  
得台山之體乃其發爲文章淵澄渾浩其書滿家施  
於政事公溥明通隨在及物要非窒迂偏曲之士之  
所敢窺藩屏則又得台山之所爲用此其老而彌劬  
久而愈強灑氣元神配崗陵而等山阜鎮樹彈壓安  
中夏而威裔夷是以無負海內維嶽之望要無俟於  
卜矣詩有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此之謂也

壽華鴻山學士序

鴻山華公龍蟠鳳隱於錫山之許有年矣雖其書命

文翰絕不至京師而聲名聞望鏗鉦鉦鞞殷殷如



鴻山華公龍蟠鳳隱於錫山之許有年矣雖其書命

文翰絕不至京師而聲名聞望鏗鉤鞞殷殷如

雷常在士大夫耳即今行年七十而耳目口齒神采

筋骨意興情綜猶若其壯盛時士大夫之出入公門

下仕在朝署者凡十數人將束幣致祝謀所以益

公于百之筭而問余所以祝者余曰如公之壽要無

俟於祝也曰何哉夫士君子之生患乏英朗之質或

失則憐而於物我內外輕重趣舍之分罔知辨晰其

究也俗比有英朗之質矣或失則狂而傲睨倨恣朝

侮肆虐遇斯人而犯一世如彌正平揚德修之徒夫

焉可避也或有冲恬之志矣而乃乏怡愉之度憂愁

月生... 卷三



陘迫怨怒忿懣甚者滿鬱悲思視天地若不能容而  
 人不可與伍如阮步兵謝康樂諸子者又焉可父也  
 始余為禮官會先生在朝居相近數相接先生敏  
 慧睿聰居然人倫之傑而又不自矜異泛愛親仁盡  
 交一世之英賢出入諷議此其明知何如也至以材  
 見推入侍講讀駸駸樞機密勿嚮用矣而顧盤桓  
 居貞不棘於進坐俟事會耻於講攘比其遭讒遇嫉  
 忽見齟齬則遂引疾休沐闢園壘石疏池養魚徜徉  
 栖遲抱箕穎終焉之志後雖勉為親出竟復鴻舉日  
 與其門人學子從數蒼頭駕扁舟登覽探陟乘桴游

泳遠至建業武林石城鎮甕王潭之間其視前翰林



與其門人學子從數蒼頭駕扁舟登覽探陟乘檣  
泳遠至建業武林石城鑊甕王潭之間其視前翰林  
春坊詡詡焉直等之夢而終日嬉嬉然不啻在玉燭  
春臺中內挾歡悰外滿怡色跡觀巖居詩稿蕭散淵  
澄和平雅澹遠調玄思直薄淵明太冲老章柳諸君  
子至餘子不足言也此其冲恬之襟怡愉之度不期  
語壽而壽在其中矣夫君子怡以養知興其知益廣  
以崇愉以引恬則其恬益恒以久此古所稱久而不  
亡立而長存者其筭惡可以數百千計而奚族余之  
祝耶矧諸公衮衮皆海內彥士今爲名詩從御侍燁  
然在班列間他日勛猷功業之成必有表爲先生門



下士者所以壽先生者當不可量矣是則余所為祝者云爾不知先生見謂余言然否

壽笠江潘公序

笠澤潘公以古心儒行抱樸居貞鳳收龍蟠隱於東海之上蓋顯然繫九域四隩之望焉明年乙丑寔閏甲子四百有二十矣天官郎胡子少渠而下若平人公太司寇門下吏也感惟真誼思以壽之而謀之於余曰世所稱祝無亦有益於祈年矣乎曰有不然詩書禮樂之載所以致祝其君長父兄弟朋友者皆古賢聖有道君子之詞也而豈其厚誣歟雖然如公之壽

則無庸祝而余諒其必求且曼也夫君子之容莊敬



聖有道君子之詞也而豈其厚誣歟雖然如公之壽則無庸祝而余諒其必求且曼也夫君子之容莊敬則躬治而體日強其心冲夷則志治而慮日澹體強則氣自和慮澹則神自安雖以之侶松喬朋鏗成可也而奚羨於歲紀年禩之求耶惟公克養既深防檢愈密冲和素蘊將護益勤此衛武公交儆於耄期之年而恂慄切磋於抑之之什也迺其心殆與造物者游衍閒適冲融涵泳天然之壽蓋自平格而區區年齡歲禩將不翅無庸祝而亦不足以爲公誦道矣詩有之曰樂只君子萬年無期故仲尼垂老而漢云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仲尼天縱至聖奚其



有過卽過則亦奚大之有然惟如是發憤敏求而不  
倦於勤故樂以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是壽也是又  
其至也余嘗辱交於公仰希聖軌有皓首沒齒之誼  
故雖不期期諸君子之祝而又終不能已於祝也

壽蘇原吳公序

余自歸田來居閒無事每惟昔賢隱居之樂及陸仕  
能所稱逸民賦意未嘗不翛然與俱也然上有艾親  
或時時疾作須調侍下鮮克家家事動須綱紀卽旨  
甘柔脆必煩經營僮孥衣廩輒言匱闕情之所鍾詎  
能逍遙於漉瀆之墟冲泊恬曠與萬物絕不相涉哉

方自悵歎思得若人者與之近而狎焉庶幾浸淫濡



能逍遙於溝瀆之墟冲泊恬曠與萬物絕不相涉哉  
方自悵歎思得若人者與之近而狎焉庶幾浸淫濡  
漑樂而忘其貧乎乃無爲謝三溪少尹劉晴峰徵君  
則詣余具言蘇原吳公之行殆其人焉大都謂公以  
材見忌以直弗容甫踰強仕卽致其藩叅之政而歸  
上靡所憂下有所寄塵綜俗務勅斷無擾擅水竹湖  
山之勝極琴尊匏革之樂有臺沼魚鳥之適風流文  
雅照映林壑讀書有齋歸雲有洞養蘇有菴眠茲有  
亭泛湖有艇手自題識迭相游衍如云半酣天地側  
獨酌古今雄又云青山橫枕席白日到曦皇至如雲  
霞結高想水木澹孤清有人如太古無事卽先天諸



題詠此其胸懷何如也加之諸郎袞袞並稱茂異伯  
子進士簡在帝廷益無復身後之顧將所謂師友  
造化而不爲萬物役者非若人之儔耶而今始六十  
歲願先生壽焉胡子曰吾聞古稱大塊無毀至人弗  
斃卽公之言窺公之蘊殆將超於鴻蒙玄象之際矣  
彼其履祺引算焉可測其攸竟耶雖然率斯道也是  
亦有盡必求其人非聖弗與夫短莫如淵卽宣尼僅  
七十有竒而止爾世如此何算也其或踰卅亦  
又何算也然忽焉告盡漸滅已矣甚乃蒙惡聲被無  
窮其子若孫至羞以爲系詭莫之宗豈尚年哉吾聞  
原公之學雖無所不窺而其大端則以彛倫爲主本



窮其子若孫至羞以爲系詭莫之宗豈尚年哉吾聞  
原公之學雖無所不窺而其大端則以彛倫爲主本  
於書雖無所不讀而其篤信則以魯論爲切要居常  
語學者曰孝弟忠信是生人之大本學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也嗚哉語乎夫扞指通意究觀其精蘊豈不  
以近世講說太繁夷考弗掩厲空凌高禮卑則闕甚  
乃混墨於儒夷實於虛誣道質真恣而莫之檢乎至  
其深造精詣則謂氣卽是理性大於心尤稱簡明直  
截儻允執其攸致敦行無斃篤衛武之如磨躬顏氏  
之旣竭至於忘食與寢弗知老之且逮卽弗克爲今  
之宰若相亦將爲後世之師與經矣故曰夫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大哉壽乎斯其至矣余敬爲先生祝焉

壽東坪鄭年丈八袞叙

在昔己丑余與東坪君賜對 陛下釋褐成均試事通政使司距今三十有三年矣方其時君年幾五十貌財若壯有室人又十六七年余以山西叅政因緣封事被免家居者久之君亦且致大理守事而歸過余草堂把臂握手見君貌少渝然髮尚黝黝然如澤今又且十餘年矣余承乏起廢從秦徙浙爲右使

而君之嫻與予同姓來爲副理問因書訊余詞爛然



澤今又且十餘年矣余承乏起廢從秦徙浙爲右使  
而君之姍與予同姓來爲副理問因書訊余詞爛然  
累幅氣益乎盈正纍纍然讀不能休余蓋甚訝之問  
司理氏曰余記東坪公甲子蓋三百有六十矣然則  
固未衰乎曰公奚趨未衰固將愈壯焉問之狀曰而  
目炯然而耳洞然而四支百體充然睟然雖其髮須  
稍星皓而神明精采殆若五六十歲人余又甚訝之  
適有嘆於坐者曰先生殆將熊信猿引納新吐故服  
食日月之晶光已乎否或餐積醬木屑玉和露竊取  
萬物之菁英矣乎不然其必專氣致柔抱元守一窈  
冥恍忽有如老氏之玄之嗇乎司理氏曰吾叨姍氏



頗亦訝公之健然前是諸說則實未之或聞也豈其  
 得於天者固然乎柏泉子曰君言公得於天者信然  
 矣然亦聞所以得於天者之故乎司理氏方經營酬  
 答皇惑四顧而莫之及也乃為試言之夫人之所以  
 生者氣也氣之所以行者神也神之所以安且久者  
 心也故養形之義末矣世之人沉湛於四支七情之  
 欲勞攘於百為萬事之感機智械動巧出橫生自以  
 為慧黠多能矣而不知元神內耗客邪日侵冲和暗  
 銷欲火滋熾日入於死亡漸滅之道而不可藥則何  
 以生且壽焉今東坪子啟朴質素平易恬愉弗伎弗

求靡驕靡泰夫弗伎弗求則道集於虛而神不怒矣



以生且壽焉今東坪子啟朴質素平易恬愉弗伎弗  
求靡驕靡恭夫弗伎弗求則道集於虛而神不怒矣  
靡驕靡恭則氣適於平而鬼弗干矣平易恬愉啟朴  
質素則靜與陰同闔動與陽俱舒心通於天而合乎  
元始之太初矣然則東坪子之筭又可測其所窮竟  
耶於是或者蹶然起謝曰乃知夫子之言命我矣司  
理氏遂請書以壽東坪其里而因以壽人人焉

壽三峰朱公序

儒者之學自堯舜禹至於周中季雖其有明與晦有  
通與塞然異說詭行鮮矣至春秋遠六國邢說恭行  
紛如也仲尼子與兩夫子相繼起而明辯之詠以



明漢而後晦而寢熄賴有宋大儒章表刊著之然南  
一再傳則固以多岐而支且漓矣浸淫至南渡李葉  
其學又亦異焉 明初諸老儒奉遺書守故訓諷讀  
遵信不敢少異同出入然躬行慤矣自後河東薛先  
生有意探討究極奧蹟服習蹈迪漸續往緒然海內  
之興者則猶鮮正德中陽明王先生始爲致良知之  
說一醒學者之沈酣而新其視聽將挽斯人於唐虞  
洙泗鄒魯濂洛之上雖其始而怒中而疑終而犁然  
翕以定乃先生逝未久而士之好奇自喜繪蛇益足  
者廣衍曲探猥流漸積幾於禪而殆于狂世又疑且

怪矣然乾坤弗毀心性所同則聞而知且見者未嘗



者廣衍曲探猥流漸積幾於禪而殆于狂世又疑且  
怪矣然乾坤弗毀心性所同則聞而知且見者未嘗  
無人焉上虞朱三峰先生者流其人也先生既游陽  
明先生之門居甚濶矣甚親而又多歷年所則天之  
俾先生耆艾而老且耄也顧不足以及占其未喪斯文  
之心乎蓋余他日厠浙藩有事越中嘗登先生之堂  
親承教語已又獲誦先生所爲信心說若體道吟諸  
篇於其子大行君所易直暢朗明切痛快直溯唐虞  
洙泗鄒魯濂洛之源而濬發其秘回志學之迷轍翼  
作聖之巨閑有功於來哲甚偉要之先生之名當與  
越山川昊蒼日月相爲流衍布輸於無竟可也又豈



可以齒髮年齡計耶抑愚又聞堯舜禹雖老而避位  
與事然終其身不弛其兢業孔子雖從心所欲然未  
始或踰斯矩則學可斯湏廢耶詩有之曰樂只君子  
萬年無期又云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德音所以修萬  
年也

壽碧溪公序

始余讀詩至南山天保諸什見當時臣子主客之於  
飲食宴饗所以祝其君親賓友者至於萬年無期而  
擬之於日月之恒松柏之茂山川岡陵之悠遠靡厚  
竊疑周人文文之極幾於譎且謾也其後讀孟子

見孟子固高叟之爲詩而謂說詩者在逆其志於是



竊疑周人上文文之極幾於調且謾也其後讀孟子

見孟子固高叟之爲詩而謂說詩者在逆其志於是  
輒以其意逆探詩人之志乃知所稱日月山川岡陵  
松栢與其萬年萬壽云云要名其久然必樂只之君  
子茂其德音吉蠲孝享罄無不宜而後可以幾此非  
苟而得之也以余所聞吾年家夫人碧溪公之行亦  
何憊於詩雅之所歌詠者焉蓋公旣奕世貴盛華胃  
之裔抱負竒瑋嶄然自見其頭角於輩流儕行間爲  
當世聞人若願山吳公端峰邵公樸溪潘公之所識  
拔此其遇當何如也而竟不遇晉而摧如然絕無怨  
色與悔心益自刻厲澹泊潛心窮學求古之所謂儒



旁及星緯醫卜之事畢究心焉居父之謂窮達有命  
依依何為更棄舉子業去不事退而課子以與其鄉  
族耆舊伯仲兄弟賦詩覆奕投壺飲酒為樂無少芥  
蒂於其胸其後孟子天官即筮仕為禮部自始仕至  
今歲輒移俸以奉公公積不用用以葺遷祖封大夫  
公之廟且割大父雷州公所遺私田為義田重修小  
宗譜以收族而裁定歲時祭祀燕享之節大都如先  
大行公之所考正又表小宗諸薦紳於廟門外風其  
後人而又增建鄉社以惇睦善俗繕造文峰山右五  
畝大橋便諸耕鑿出入來往至世俗馳騁矜耀紛華

勢利之習澹如也此豈非所謂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高天橋便諸耕鑿出入來往至世俗馳騁矜耀紛華

勢利之習澹如也此豈非所謂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與其古蠲孝享馨無不宜者耶卽異時莆中有稱鄉  
先生尊於鄉而祝於社以與大行公巍然並美同食  
賢祠徼碧溪公其伊誰耶夫然則公之精神名行真  
將與松柏岡陵山川日月同其游衍鎮定無有阨數  
是詩人之所歌詠蓋非徒其文焉已矣矧吾友天官  
卽奧學高文雋爽䟽暢脫穎士苑名業伊始乃諸子  
若孫亦皆蔚然不群駸駸向用所以增壽於君者未  
有涯涘信乎其無疆矣余祇役騎曹鞫縻滌上弗克  
獻漿醕爵躬上起居於尊俎几杖之前以附於鄉



弟邑人之後則反復天保南山之什介而壽公其以  
自壽而又以壽鄉人云爾

### 壽畢翁序

梓石畢明府尊翁行年七十而康強無恙百福是宜  
蓋中古稱鮮云梓石會拜嘉興太守不得越境過家  
稱壽遺書知舊暨松若曰吾幸秩二千石而吾父之  
年若茲容實懷歸拜慶以少罄烏烏之私惟是下簡  
書官守之弗得何吾懼無以為親壽而重厥思憶也  
柰何胡子復之曰子以君子之孝也在旦夕伺候起  
居數奏其毳美衣服以華其躬而已乎諒如是即里  
閭挾資之雄山澤保財之虜豈不歲時稱壽伏臘為



居數奏其毳美衣服以華其躬而已乎諒如是卽里  
閭挾資之雄山澤保財之虜豈不歲時稱壽伏臘爲  
娛相率割肥割鮮醴酒治具响响然效兒女子之歡  
乎然達人志士則固嗤鄙姍咲弗道之矣夫古之君  
子之自壽也有三道焉其所以壽其親也亦若是是  
故其上立德其次立功次乃立言德之立焉無事乎  
言可也風當時而師後世功在其中矣功之立焉卽  
難未必有德固亦無事於言也其惠在人心膺在道  
碑民且尸祝之矣乃若立言蓋士不得志於朝廷廊  
廟所爲發憤自見垂厥典則也是雖不必有功然匪  
崇德而篤其實則行弗遠而文不立此三者君子之



所以壽其親也是故舜孝大而矇叟若宣聖至而結  
梁尊子思迹而伯魚亢安世謹而張湯蓋伯淳正叔  
仲晦諸先生稱哲而大中肅齋之清益榮以顯此豈  
徒以飲食酒漿車馬衣服爲世俗之壽者哉吾聞嘉  
禾雖稱膏沃富殷之域然衢午而道衝費煩而賦厘  
歲苦水溢加以老吏黠書競爲茲利稅之等至不可  
勝筭而比又一切率取給民蓋勞且病矣變而通之  
以盡利矯而易之以宜民非此其時乎故夫往昔達  
士均稅之議帝臣安民之謨不可以弗之講也夫知  
是則曷功大焉曷德加焉子如不言言且被金石矣

所爲壽尊公者固不遠且大乎而况君子之於子也



是則曷功大焉曷德加焉子如不言言且被金石矣  
所爲壽尊公者固不遠且大乎而况君子之於子也  
愛之而必勞親之而弗以面又家庭黨塾之所習謹  
者哉達哉壽翁懿哉老儒將弗以思而以慰矣矧歲  
時將逝相望一水固片帆之可沿乎梓石先生謫我  
而惠孚遷松而譽洽其平生志操尚友前哲我知其  
可庶乎古之君子之所爲不朽而壽其親於罔極也  
故輒有獻焉詩有之曰楊園之道猗於畝丘其此之  
謂也

壽隨時余公序

古之君子所以躬純嘏於當年貽休問于來世愈



而名愈著者固其志趣高朗能友賢哲以自廣亦錄其嗣子祇承敬紹大克光於前聞人故能引伸增重益弘以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至於千百斯年積久而弗替也是奚啻日期願耄耋而已哉余蓋於宋得一人焉曰太中程公珦方濂溪之爲南安掾也彼其氣貌溫良恭謹政事仁恕精嚴雖自與輩流迥別然不露精神弗事表暴雖以趙清獻之賢亦不知其人而易之乃太中公獨知其賢與爲賓友遣子師事而竟得吟風弄月舞雩沂水之趣至今語賢父教成其子者必首稱焉而與尼山之紇嗣堂共食並受後

王後賢之饗尚可以年計乎今於明見吾隨時公



其子者必首稱焉而與尼山之紇同堂共食並受後  
王後賢之饗尚可以年計乎今於 明見吾隨時公

焉方其泉先生之在南雖也名雖甚著然自聲利浮  
華之習薰蒸宇宙淪浹人之骨髓世有談道德性命  
之說者則徃徃掩耳而不願聞甚者且共詆訾姍咲  
之吾見比比矣公之爲諸生也首率王崖先生而事  
焉此豈今之君子區區然以括帖記誦舉業應試之  
文日夜課程督過教其子以富貴利達者哉又二程  
之學於茂叔也雖其大旨蓋有所受然天理之說則  
其自所體會而契悟焉王崖之受學其泉也其藹處  
體認天理之說雖其指示然允蹈實造者爲學鑰匙



指工夫本體不容纖毫知力之參而泯斥近世頓悟  
了照之誤則其所自得也此其言當前符百王後族  
千聖近啓雲仍遠錫含戴而吾隨時公之錫類益因  
以廣而可以爲式永永世所稱百年數百年之筭同  
不足爲公祝矣詩有之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其此  
之謂也松顓侗固嘗追逐進取往歲戊子之秋謬以  
鉛槧之末技獲承玉崖先生之知濫充鄉試因緣仕  
途汨沒浮湛此生幾負宰崖師起廢兩爲罔卿示我  
宗旨因竊究心少窺端緒乃知江門之所謂自然與  
明道之所謂不容纖毫知力卽吾孔門之所謂忠恕

一貫與其率性之道而非若二氏之所謂自然之云



明道之所謂不容纖毫知力卽吾孔門之所謂忠恕  
一貫與其率性之道而非若二氏之所謂自然之云  
若彼也追惟所自推厥繇生則以壽隨時公於無窮  
焉

壽文衡山序

衡山先生蚤負竒瑋文成行著有聲四方四方之人  
卽無不知有衡山先生者顧因頓場屋義之聲大著  
治籍籍公卿諸大夫間被薦待詔 天子 天子以  
爲才寵遇之已而倦游謝去歸老吳門之下行益加  
尊而文日益有名卽海外重譯異俗之國亦知向慕  
至無愛重賄購其翰墨繪素以相誇重今年八十有



四而無衰色卽夜中能作蠅頭細字此豈可倖致者  
哉始先生之少嘗侍先大天讀書滁中凡滁之山石  
川流溪魚林鳥咸被品題至今光映而先生實念滁  
時時書來問訊滁山與其故人子弟諸故人子弟亦  
時過吳見先生真如見其先人先子焉惟茲初度廼  
屬余壽而引之蓋發乎其情矣胡子曰余覽載籍觀  
古文人才士擿辭振藻亦何其盛也然鮮有至耆耄  
耄願黃髮壽考者它不暇論論其尤著如漢賈太傅  
司馬長卿梁昭明統唐四傑李長吉諸君子率皆短  
筭至班孟堅蔡中卽孔北海禰正平與嵇氏叔夜陸  
氏機雲兄弟若張子茂先潘子安仁謝子康樂者流



箕至班孟堅蔡中卽孔北海禰正平與嵇氏叔夜陸  
氏機雲兄弟若張子茂先潘子安仁謝子康樂者流  
又皆不得其正命此曷以故焉豈其竭精殫力極思  
罷神或戕天地之和而賊其所以爲生者耶太史公  
曰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敝意殆感於斯乎抑其恃才傲誕剽愎隘狹不  
恤人之我疾而闕於識度量也歟哉矧或浮湛昏  
濁倭邪之世其臨係遯履危蹈險而莫之知辟則曷  
以令聞長世於群凶得志之日耶故傳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而天以尚賢是  
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斯言也無其謂吾衡山先



生其人乎吾觀先生之作其材品句字雖無一不出於古而銜口縱筆渾融圓美自成一家之言若弗經思而卒不可易聲名譽望震耀一世而退然若虛取友無倦然意所不可卽不可強倦則社門閒則應務卷舒在我世莫得而牢籠虛嚇焉故余嘗妄意竊論前世風流若梁陶弘景氏唐白樂天氏宋陸務觀氏合此三子者之才行而後可以語先生然弘景之風素志節偉矣偉矣而符命之獻或者尚訝其詭遇樂天之清修超逸信人僊之才矣而諷諭閒適之作又或纖豔不逞說者猶以爲非莊士雅人之所爲務觀之豪雋曠達直乎南渡詩人之傑矣然以其能太高



或纖豔不逞說者猶以爲非莊士雅人之所爲務觀  
之豪雋曠達直乎南渡詩人之傑矣然以其能太高  
不免爲有力者之所牽挽豈若先主之清而能通矜  
而弗戾出則鳴國家之盛頌而非諛處則會風雲  
之思澹乎弗靡翩翩然無適而弗自得哉是以雖立  
乎千載之下而實揖諸賢於千載之上雖立乎千  
百世之前而可竢來哲於千百世之後古稱不朽先  
生信其人矣區區數千百甲子尚足爲先生道哉吳號  
多賢當知余言之非阿矣

壽南畬序

胡子曰余於南畬丈人之壽而知天人相與之際甚



切而至邇也始余會南畝京師視其貌羸然癯身亦  
然僂聽其言嗒嗒不出口見謂南畝孱且弱壽未必  
高且曼也若是距今且二十餘年矣乃聞南畝滿七  
十目炯然雙懸足邁然兩健兼善饋啖飲啜如壯年  
私切怪之已而得其姍氏君所爲遺余書則知公  
澹朴敦素沉靜簡恪自爲嬰儒則然要其所得於天  
者業既有其本至於卒業太學策名謁選則固不畢  
幕職試而薄取之治取集事便民而止不倚刑威徼  
能聲甫五十卽謝事乞休肅然於形勢塵垢之外明  
量力稽留有餘不盡之資以遺其後之人彼其享於  
見而取之者又不敢少溢其度數至人有非分櫻取



盡力稽留有餘不盡之資以遺其後之人彼其享於  
見而取之者又不敢少溢其度數至人有非分攫取  
攘奪其所有置弗與校無忿心卽如此世孰有能櫻  
而戕之者非徒如是已也旣勅家事無相關兩令子  
又足任之種樹栽花疊山鑿沼日與郡中諸耆俊游  
有絲竹管絃匏尊之樂無米鹽醢酪麻枲布縷之憂  
所爲引養引恬申之重之者又盡章章若是夫樹桃  
李者躋其實藝松梧者襲其蔭蓋其理然也此其壽  
無疆未艾又豈須筭而卜耶故知天人相與之際甚  
邇而至切如此彼謂天道遠人道邇弗相及者豈惟  
弗知天亦烏得謂知人哉雖然香山之老洛社之英



豈至今存也而人到於今稱之者彼其流風之被然也故南山之詩始之以萬年無期中之以德音是茂而保艾爾後亂焉蓋常妄意言之樂只君子所以更歷萬年者在茂其德音而德音之茂則始之壺奧達之邦族樹之風聲以能動千里而師百世則其保云艾云要不獨其孫子系裔而已也不然宇宙內寧有不化之人耶此其道灼然著矣禮家記孔子之言曰好賢如緇衣解之者以爲取其蔽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以余所聞南畝之嗜善不倦正可當南山之什故余得盡言之而要之於百千萬年也



故余得盡言之而要之於百千萬年也

壽于雙峰序

漢永平中東平王蒼朝京師帝問王處家何事最樂  
王曰爲善最樂帝手詔褒答班孟堅載之策書爲世  
訓傳至於今赫不泯蓋其當天心應民志達乎貴賤  
下上故其言不可廢也吾鄉雙峰丈人抱朴飲和循  
循長厚殆不肖善爲奚似然躬秉至性自是蹈迪之  
往者癸未甲申大飢疫人死無筭齒盈野丈人有隱  
於中出錢與粟募人爲大坎掩而封之人稱丈人善  
人丈人亦不自知其善人也此今且三十年矣封故  
道側又歲久不理幾如砥丈人過而心動使僮人



上而崇之僮操鍾夷顛甬數寸忽鏗然有聲視之也  
也衆爭來視閱其背有爲善最樂四字字隸書蓋余  
親見之夫始昇諸筭寘坎時皆赤貧人顧安所得鑑  
卽有之亦安容失遺况去上面淺安使至今存又適  
使其僮人得且扁翁七十之期而後見謂非鬼神以  
事示之不可也鬼神能以事示人蓋有權矣有權則  
能賞罰禍福乎人而人之福莫壽之先然則翁之歷  
年又可測其所終竟耶或曰卽如此則子淵之天閔  
冉氏之疾厲又奚以云耶夫謂善人者壽也非獨其  
貌形體質之謂也由生而來蓋誰能特然獨存弗逝

者此其道亦甚嚼然著明矣故君子之學下上乎天



貌形體質之謂也由生而來蓋誰能特然獨存弗逝  
者此其道亦甚嚼然著明矣故君子之學下上乎天  
地之察遠近乎物我之取夫二儀之所以貞觀而久  
者非以其形者久也以其形形者久也萬物之所以  
並育而常者非以其色者常也以其色色者常也君  
子之所以令聞長世而不亡者非以其有物撰形者  
不亡也而以其踐形物物者不亡也故脩身以俟則  
命自我立抱一以和則天自我立故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后天  
而奉天時殆與造物者出王游衍於莽蒼汗漫無極  
之鄉而促視人間世之蜉蝣蟻蟻祗見其可閔而可



嘯矣夫然則區區世人所稱耄耆期頤與數百筭不  
烏足爲夫人祝且禱耶安呂二七來乞言壽翁故爲  
述其義如此且以勗兩生云

壽曾母羅太夫人序

今士大夫燕居相與稱數前哲令德率曰曾方伯每  
臺至稱並時彥士君子必曰曾吏部下野蓋以謂作  
述之道宜然也而豈知兩君子之賢則羅太夫人之  
素寔成之蓋太夫人出布衣羅隱君弘齋弘齋故多  
潛德發祥夫人夫人能載而致之比歸方伯公家適  
窶舅若姑且老二叔童幼食指又夥方伯公方日夜

治經爲舉子業不暇治生計生計一切仰給夫人夫



窶舅若姑且老二叔童幼食指又夥方伯公方日夜

治經為舉子業不暇治生計生計一切仰給夫人夫人  
人殫力庀治舅氏以下咸樂而安之中外人稱孝婦  
至方伯公登第為祠郎既議世廟門道失旨落職

始就官而遽釋位人為弗堪夫人顧慰而兄之旋以  
牽復至莓臺叅浙藩以執法逆中使意被誣就逮訛  
言洶洶噂沓遠近為聳夫人素諒天謂天必佑善然  
竟無他第左遷已即進陟中更富貴險難屢矣其儉  
素節約略無改於在弘齋隱君家時一翠冠禮服之  
外布衣蔬食泊如也比子復為郎有位於朝矣身  
為太夫人年又漸高宜厚以自奉然每戒于野君必



述先大夫人之儉之素至見賓饌交儀或稍腆必類覺弗怡曰始吾未之或睹也于野君以是益力於學而修其官此豈世味宦習所能渝易者此其道足以充竹帛而勒金石不滅不亡昭示永永為壽與祺無庸祝為也雖然古竹帛金石內則之言稱列女若此類者蓋亦頗數數然今昔寰宇所稱賢母獨孟母最著焯者何也則豈不以子輿之聖為能赫喧鉅盛引而行之者乎今以于野之才之志取友親仁嘉善樂義溫恭朝夕好學弗倦亦善信美矣自是而重積敦復弗解益虔充實光輝有弗赫喧鉅盛者乎夫使充實光輝赫喧鉅盛較若孟氏無少異焉則太夫人之



復弗解益虔克實光輝有弗赫喧鉅盛者乎夫使克  
實光輝赫喧鉅盛較若孟氏無少異焉則太夫人之  
賢且將上配軻母方孔媪更千百萬祀弗泯泯矣故  
詩人之什有之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其蓋此之謂  
也若夫黃髮眉耆松柏岡陵吾固卑之乎不足爲太  
夫人道矣余三十年前獲交莓臺公於客部與聞夫  
人賢茲起廢來京獲友于野君相麗澤值夫人七  
十歲期念欲致賀以明莓臺之有子而因以見士論  
人心之公古今無改而所識毛子蔡子若干人復數  
以爲請遂不辭而言之庶幾乎後世之或有徵也

可則亭序



余聞東湖先生少磊犖不羣英特自負視世所云科  
若第者殆可俯而拾乃有才無命竟坎壈於時旣投  
棄筆硯屏居晤言每曰大丈夫得志當雄飛四方膏  
澤天下否則雌伏中林自適爾何能效老學究窮年  
矻矻吮弄朱墨爲故楮作奴隸耶自是不復屑意仕  
進嘯歌藪澤居閒種樹灌園脩拙者之政曰是亦爲  
政也嘗蓄一鶴甚馴起居出入輒與之俱呼之則奮  
脰長鳴應聲而至或時宴坐則儼然侍立其容肅如  
每賓朋讌會偃卧席前客或戲以爲凡置酒其上雖  
四座誼譁起舞疑不少動至遺矢亦有常處卽先生  
遠行或久出必旁皇延佇若將望而迓焉聞咳嗽聲



四座誼譁起舞疑不少動至遺矢亦有常處卽先生

遠行或久出必旁皇延寧若將望而逝焉聞咳嘔聲  
則飛鳴翔舞而前以喙啄其掌欣欣然若陶氏稚子  
之候柴桑翁於其門而歡且暱也越數歲斃于無賴  
子因卽其地構白鶴亭以志之比者厥子嘉進秀才  
具以其事告之鄉人璉川施子施子曰茲亦竒事盍  
以可則扁之以求令君之聞於無窮乎嘉進拜而唯  
唯問以諗栢泉胡子胡子喟然歎曰人固有言旣越  
之域江海之濱其中徃徃多異人勝事殆不然耶昔  
林君復隱居孤山之側嘗養雙鶴日遊湖上客至家  
人放鶴尋報君復棹舟以回時人慕之今其流風餘



韻闡而興者卽雖傭夫販婦俗人衲子亦皆泠泠然  
有丘壑冰玉之氣可不謂百世則哉余聞東湖之勝  
無謝西湖乃先生耽吟好遊之興亦復不淺加之標  
格拔乎流俗端方正乎族氏賓介敦于宰牧行義表  
乎鄉閭其氣味出處與和靖略相等矣孰謂不足以  
則後世乎雖然君復長往之士也幾行怪矣余觀東  
湖君隱不絕俗清而能通世有能舉布衣之士於巖  
穴者必將翩然而起大行所學近世文靖之美遠紹  
文正之業可庶幾也詎止於斯而已乎傳曰言不必  
信行不必果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在斯

人之徒歟其在斯人之徒歟



信行不必果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在斯

人之徒歟其在斯人之徒歟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三終



尚書卷之三

周書卷之三

卷之三



尚書卷之三







